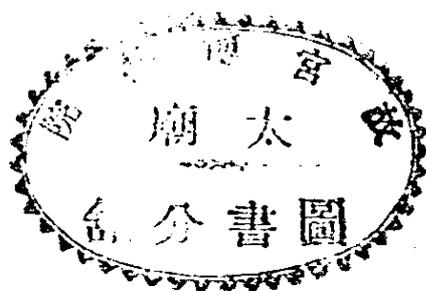


掃帚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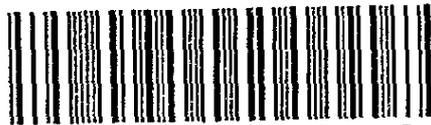
王家楫作



王家楫作

掃

帚



3 0610 0336 8

星

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印行

1935

No. 333

一九三五，一，十 付排

一九三五，二，二十八初版

1———2000



每册大洋八角

中央宣傳委員會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審查證審字九八四號

一個男人給他妻子的信	一
某村紀事	二二
人情	三五
世家	四九
生之慾	六二
金戒指	七九
小酌	八八
掃帚星	一〇一
喪事	一一八
桂桂	一三一
薰姨	一四七
玩笑	二二二

257.63

117.0

2

一個男人給他妻子的信

一

今天又是四月十七了。

今天是第二個四月十七了。這日子，在我倆的生活史上，是很值得紀念的一天。回想去年今日，在親朋的祝杯間，在羣衆的掌聲裏，我倆對證婚人致着敬禮。耳邊迴蕩着的是笑聲，眼前瞭亂着的是歡容；一切都是充溢着愉快和生氣，誰想到人世間還有「缺憾」這兩個字呢。爲各種紛繁的禮節麻煩了一整天，我和你回到新房中來；那時我記得已很遲了，至少有一點多鐘了吧？在我們的房裏，預先有一羣

一個男人給他妻子的信

一

A213712



喝了過量的酒的朋友等待着，他們那緋紅的臉上發出奕奕的油光，他們那趑趄的腳步無秩序地拍着新漆的地板。當然，誰都知道他們所以要等待的緣故了。他們要你給大眾握一下手，和我接個吻，否則，大家在那晚，永遠不肯離開我們的新房了。你是忸怩着，怯怯地低下了頭。因為你的不肯聽從他們，有幾個朋友簡直要做出令我難堪的舉動了。有的要來摘你那佩在襟前的鮮花，有的要自動地來拉你的手。照着習慣，我是沒有法子給你解圍的，然而我的心是怎樣地焦急呢。我於是用眼向你示着意，你纔和大家握了手；把接吻一件事改成了叫我一聲「親愛的哥哥」。你的肯這樣做，也許和我一般地不願把最可寶貴的良辰，多放棄一些吧？

朋友們帶着滿意的笑容走出去後，房間裏祇有我和你二個人了。我把電燈關熄後，讓窗前那對紅燭放出恬靜的光來。在這紅色的光圈裏，我和你同時把頭放到那是你親手繡成的枕套上時，我記得我第一句問你的話是關於枕套的：

「親愛的，當你在繡着這枕套時可曾想到此刻的光景嗎？」

你的答復是嫣然一笑。你那笑容還未及收斂時，我的嘴唇已貼上了你的嘴唇。在那一剎間，我倆突然聽見窗外有人在喊我倆的名字。我一聽就知道是我那弟弟的聲音。我倆屏息着不理他，他終於笑着去了，我倆也不禁笑了。

那晚，我們是做着比玫瑰糖還要香甜的夢哩。

這情形，還清晰地如在目前，時光卻已過去了一個年頭，很快的又是四月十七了。同是一個四月十七，而我的心境又何等的不同，那時是怎樣地幸福，此刻是這般地悽苦，同樣是一個春色滿城的豔陽天氣，而我的心啊，我的心像被一把燒紅的鉗子緊緊地炙着啊。何以會這樣？或許你不在我身邊，是一部份的原因，然而有着更大的呢。

一個商人，他經營了一年的事業，一定要結算他營業的盈虧；我的結婚生活，

已到一年了，我也要結起我生活的賬來。

把一年來的生活，從開首到現在，細細地一想，我的心頭不禁波起萬斛悲愁。我覺得悽楚，我感到慚愧，雖然咎由自取，而你也不能不負着一半的責任。我是愛你的，照理我不應該說這一年來的生活在我是覺得不滿意的，但正因為我愛你，我不能有任何的事隱瞞了你。今天是我們結婚的週年紀念，我沒有旁的禮物送給你，這一篇生活的賬目，就算我的禮物吧。

二

你不愛我嗎？你是愛我的，我可以從各方面來證明你是愛我的，但，親愛的，你是像一個女人應當愛她丈夫而那樣愛我的啊！這樣，難道是我所要求的嗎？我所要求的是更熱烈，更厲害的愛，但你永遠給我的是澹然，你從沒有向我表示過熱

情。我沒有說錯吧？在我們結婚之前，我早已明白了這，因我愛你太深而忽略了就向你求了婚，你也許爲了一個女人必須嫁男人，而應許了我，正像你做了一個妻子必得愛丈夫而那樣的愛我了。

我記得在我們舉行婚禮的第二天，你就給了我一個冷淡的印象。依着俗例，在那天，我倆得到你家去一次的。到你家時是下午四點。你一到家就不知到那裏去了，祇剩我來和你的父親在客室裏周旋，你爲什麼避開我呢？我正襟危坐着聽你父親說着許多謙恭的話，因爲他的話過於謙恭，使我不能找到更謙恭的話來措答，於是無聊得幾乎落淚。我每一分鐘都在盼望你的到來，但總使我失望，我留心着窗外每一個腳聲，而都不是你的。直到晚餐時，你的母親和弟弟都來了，而獨不見你，真使我難過了。我偷偷的問你弟弟，他說你一到家就睡下了，那時還沒有醒。睡了嗎？太出乎我的意料了，爲什麼不對我說起一聲呢？我到你的家中，我是客而你是主

人，就算最平庸的友誼，主人也不應當獨自高臥而把客拋在一邊的啊！誠然，前幾天你爲婚禮的事弄疲倦了，但我，我難道不疲倦嗎？爲什麼你這樣的不關心我啊？

結婚後的幾天，生活當然總算快樂的，但我發現你從沒有自動地對我表示一些親熱時，我不免已有些悵悵，那時，我總想這是女子應有的害羞，誰料到這是永久不移的天性呢，這真是沒法挽回的天性嗎？

還沒有過完蜜月，我爲了不能久曠職務，所以就離開你到南京去，這當然不是我衷心願意就去的，所以還猶豫着，我的父親以爲我儘可再續假一些時，不必那樣的急急，我就把這件事來和你商量，誰料到你會這樣的回答我，「你還是早些去的好。」這話，怎樣地傷了我的心。你對於我毫不覺得戀戀嗎？你真的是那般冷淡嗎？我忍着眼淚和你分別的那個早晨，你送我到車站上。我倆的眼光在最後的接觸時，我奇怪地發現你的臉上，堆着笑容，一種殘忍的笑容，你把這別離看成一些不

關重要的事吧？我不禁在車廂裏戰慄了。

我傷心地到了南京，你的影子永遠地重重地壓住我的心，我是多麼悲哀啊。要一抒自己的情緒，除了寫信給你還有什麼辦法呢？我於是每天總要寫二三次信給你，一種不可壓制的熱情，往往每次都使我寫到五六頁。而你的回信呢，三天來一次。每次寫不滿一頁。你那電報式的字句，我讀了一遍，再一遍，讀到一百遍也找不出可以慰藉我心的東西。我就要求你寫得長些，有時給你一個暗示，我問你，「你不是時常在想念我嗎？」但你的回信仍是那麼短，你祇說，「想的」，除「想的」以外，什麼都沒有了。

啊，你的信是冷淡得比結了三十年婚的婦人寫給她丈夫的信，還要冷淡啊！

因為我是新婚，所以同事們要看你給我的信。他們當然想在裏面找一些親暱的字句，作為取笑時的資料，但我不願意他們失望，祇用一個悽然的微笑來回絕了。

爲了要鼓起你的熱情來，我就寄了許多法國的小說給你看，我以爲這些東西是有幫助的；並且，在每次的信上，總要給你許多暗示，要你知道我是希望你怎樣纔更適合些。但什麼都是照着舊樣，一些也沒有效果。

我當然感到萬分的苦悶，萬分的失望。本預料在我們結婚之後，什麼都可以如我所理想的一般美麗，但我的理想幻滅了。我當然並不苛求要使我們的生活變成戲劇化，或甚至像巴爾扎克和喬治桑小說中的人物一樣，但我總希望你能用和我同樣的熱情來對待我。你知道，我是怎樣地富於感情的人，怎樣地把愛情看得比生命還重的人。愛情真是一種義務性的嗎？我會把我的苦悶，告訴給我一個非常要好的同事聽。他比我們早半年結的婚。我問他，他的太太究竟是怎樣的？他告訴我她是十二分的愛他，每封信裏都洋溢着熱烈的字句。並且他還說，他們分離時，她前前後後不知哭了多少次，把這情形來和我們一比，我不禁咀咒命運待我太慘酷了。

三

在南京，我就擱了三個多月，又告假歸來了。你當然用着一個妻子應有的歡容來接待我。我一見你的面，心裏就舒暢了許多，別離時的苦悶，差不多全消失了。我和你談了許多別後的情形，你的臉上浮着笑容，我頓時覺得你更可愛起來。那晚，我們回到房裏，當我突然發現牀上折着二個被窩時，苦悶又兜上我的心頭了。

「爲什麼這樣折呢？」我問你，聲音是非常悽苦的。

「天氣熱，分着睡不行嗎？」

「我不要……」

雖然，結果我們仍睡到一條被裏去了，但我的心頭，又遮上了一層陰影。

我悶悶地睡着，本預備和你談的話，也似乎無從說起的了。

「爲什麼這樣呢，你剛纔不是很高興的嗎？」你問我。

「我仍很高興，」我握緊了你的手說，「你究竟愛我嗎？」

「我怎能不愛你呢！別瞎想了。你每次的信上，都有這些令人不可思議的話，我怎能不愛你呢？」

我默默地伏在你的胸前。

是的，你是愛我的，但「怎能不」愛我呢。

「假使我立刻死了，你覺得怎樣呢？」我記得我那時會這樣的問過你，你的回答是：

「我怎能不悲哀呢！」

又是一個「怎能不！」

我於是煩惱到禁不住自己胡思亂想起來。我疑惑你是另戀着別人，也許有某種

關係，而不能和那個人結婚，所以嫁了我，不要我是在串着一個小說中所謂「不幸的男子」吧？但我從各方面來證明，你是除我以外，從沒有來往過的男子。那末，是你的孩子氣嗎？你是一個不懂得愛的孩子吧？但我看你對於其餘的事是一些也不孩子氣的，你處事都非常老練。爲什麼這樣呢？真是一個猜不透的啞謎！

當我向你說，我是怎樣地比愛自己生命更愛你時，你卻說我是瘋話。當我隨時隨地想吻一吻你，或拉一拉你的手時，你又說我這舉動是奇怪的。親愛的，我就愛這些你所謂的瘋話或奇怪舉動啊，你爲什麼不這樣做呢？

一件事到了沒法解釋時，祇可歸之於天性，但這真是你的天性嗎？多讀一些熱情小說，也不行嗎？但後來我發現那些寄給你的法國小說連書邊都沒有裁過。

「你爲什麼不看這些呢？」我問你。

「無聊得很。」

「你以為這些書無聊嗎？」

「假使你一定要我看的話，我怎能不看呢！」

又是一個「怎能不！」

四

我記得那次在家裏耽擱了共有十多天，在臨行的前三四天吧？一個下午，你的女友婁遣人來邀你到她家去玩。我當然不願在這別離在即的辰光和你還有頃刻的不見面，但你却固執着要去。我就問你，「你難道不能爲我，爲了你愛着的人而稍微犧牲一下嗎？」

「好，不去就是了！」你的樣子顯然有些生氣了，把拿在手裏的那件預備換上的衣服，往櫥子裏一丟，嘆着氣坐了下來。

我一見你生了氣，心裏不知怎樣地就覺得難過起來了，我把問你的那句話來反問着自己，「我難道不能爲你，爲着我愛的人而稍微犧牲一下嗎？」我立刻感到自己太專制了，太任性了，就堆下笑容對你道：

「親愛的，我錯了，你去吧，早些回來就是啦。」

但你却搖着頭，表示不願去的了。

平心而論，也許我太愛你了，所以完全占有你的思想也特別厲害，我非但不願你和男性交往，就是對於你的同性也是吝嗇的。記得嗎？在我們剛結婚的十天內，那天我和你正談得非常高興，你的一個表妹來招了你去時，我是怎樣地不高興啊！獨自在房間裏憤怒得像一匹瘋了的犬，我記得自己把襯衫都扯破了。

第二天，雯到我家來了。她因爲你昨天沒有去，所以特地來望你的。關於她，我以前雖時常聽你說起她的名字，而一次也不會見過面的。你給我介紹之後，我立

刻覺得她是一個憂鬱的婦人，她的臉色很白，一些也沒有健康的紅潤，說話時總纏着她的眉頭，語音是很輕很柔，幸而有一對俏麗而深沉的眼睛。她和我很談得來話。她說她非常歡喜讀小說。她讀過的書很多，那些說得上的名著她都讀過。並且對於小說的口味，和我也差不多，也歡喜那些熱情的東西。

在剎那間，我的腦子裏忽然浮起了這樣的一個思想，「假使你能和她一樣，我不知要怎樣的幸福了。」

我和她談着的時候，你本是坐在旁邊的，但一言不發，倦怠地用一支鉛筆在檯子上畫人頭。後來，也許你聽厭了我們不斷地數着書名和人名，就站起來到外邊去了。親愛的，你爲什麼要離開我們呢？你爲什麼肯把自己愛着的人留在旁的女人前面呢？你一些不知道妬忌嗎？我從此知道你不懂得妬忌正像你不懂得愛一樣。愛與妬是兩樣不可分開的東西，有熱烈的愛，纔有深刻的妬。但你什麼都沒有，你祇有

冷淡，你祇有漠不關心！

你這不應當的慷慨，倒使我煩惱起來了。本預備和雯還多談一回兒，但這樣一來已沒有心緒的了。於是我們也走了出來。

五

雯到傍晚纔去，畢竟她留給我的印象是很好的，我記得她走後，那晚我和你談話的資料，始終沒有離開了她。我問你關於她過去的情形，她的個性，她的近況。你毫無顧忌地完全告訴了我。

從你的話裏，我知道她是個易感而多愁的婦人，雖結婚了已三年，但對於她的丈夫是很不滿的。她所以不滿意的緣故，連你也不知道。

「我剛才和你的朋友那樣地談着，你心裏不覺得什麼嗎？」我後來會這樣的問

你。

「不覺得什麼。你們很談得來呢。」

「但，親愛的，假使我處了你的地位，我一定會大大的生氣了，難道你不覺得祇有你，纔能享受我嗎？」

你呆呆地看着我，不開口。我想你的心裏又在以爲我是說着「瘋話」了罷？

「爲什麼我和你一切都相左的呢？」

隔了三天，我已把行李整理好，預備次晨搭早車到南京去。但那天雲又來了。我和她談話的機會愈多，愈覺她是一個感情充溢的人。我是怎樣地希望你變成和她一樣啊。

到了南京，我又度着慘苦和愁悶的日子了。但那時的苦悶顯然和你第一次分離時有些不同，我的心頭似乎有一個新的憧憬在徘徊着。我覺得我這顆寂寥的心總得

要找到一個寄托的處所纔行，祇希望你是枉然的，因為你始終是漠然。這當然是非常簡單的事，我是在想着你的朋友雯。我把和她那二次晤會中的她所給我的印象，不論是一言一動，從腦海裏完全搜了出來，體味而又體味。我把你所告訴我的關於她身世的話，想念而又想念。的確，我覺得她一切都是合乎我口味的。

當然，我不是想捨棄了你，而去愛她。我不過想在她身上找出你的靈魂，得到一些我所要求於你而你不能給我的東西。我要她來補你的不足。使我更能愛你。我就假定雯是你的一部份而寫信給她了。

我們起初來往的信，是寫得極平常的。但我漸漸地禁不住自己在字行紙底些微露示了一些心的呼聲出來。

我還沒有對她明白表示時，她却先來了一封信，我現在可以抄下一些給你看：
「……細揀我們近來的信件，我們雖說着極平凡的話，但這中間顯然有兩顆活

躍的心在跳着。我們爲什麼不讓牠們光明地跳呢？却要這般的忸怩，這般的裝假？爲什麼我們太克苦了自己不讓自己說心願的話呢？這是可以假裝了事的嗎？愛是可以躲閃的嗎？到今天，我不能不把我的心光明地向你跳了……

「我是怎樣地寂寞啊！我是結了婚的，因此你或許要奇怪，難道我的丈夫，不能給我一些慰藉嗎？但假使你知道了我的丈夫是怎樣的一個人，你一定會了解我是寂寞的了。他，他是從沒有愛過我的，也許他不知道什麼是愛。就算他是愛我的，那是淡薄得比清水還要淡薄，我能滿意嗎？我從小就夢想着熱情的，非凡的愛情，而誰料都所得到的卻是這樣的呢！天，我爲什麼要嫁了這樣的一個人？我記得在一冊小說中看到的話，『他是何等老實的漢子！他是何等老實的漢子！』」

「我能永遠寂寞地過此一生嗎？我能永遠被困在這圈子裏嗎？我是不甘心的，我的靈魂時時在等待着一種意外的變遷。恰好你鑽進我的心了，經過了好些時掙

扎，我不能不決意傾心於你了……

「我知道你也是愛我的……」

她每一次的來信，充滿着這樣的熱情，我得了一些久已渴望着的東西。她的苦痛是和我一樣的啊！我可憐她，更可憐自己！

「什麼我們這一對，天不派我們在一塊兒呢？」有時，我雖不免這樣的問自己。但我真的愛她嗎？我不。我怎能忘記了你，我沒有一次不把她的來信假定是你寫的。

六

我和她通信的事，我記得我曾告訴了你。我的所以把這件事說給你聽，無非想給你一個刺激，或許能燃燒一些妬火起來。然而你不啊，你的回信是那麽平淡地把

這件事忽略過去了。你聽憑着我和她交往嗎？我傷心了。

第二次的假歸中，有一天我曾瞞着你約定了雯，在公園的樹蔭下，我在她那瘋狂般的擁抱中吻着她的嘴唇。

一個人要永遠照着自己所預計的做去，而想一些也沒有變更是不行的。當我和她在公園裏走出來時，我心裏突然覺得難過起來了。「你不該這樣的欺騙了雯啊！」似乎有一個人在我的耳邊大聲疾呼起來。的確，我不該使她做了我和你間的犧牲，我太任性了！

我們在公園裏時，雯曾這樣的問過我，「你真的愛我嗎？」而我的回答是，「我真是愛你的。」我真是愛她嗎？我沒有欺騙她嗎？我是在利用她的熱情來滋潤我和你間的生活啊：這樣，未免太殘忍了吧？她是那般的愛我，而我卻這樣的無誠意。誠然，事情是完全爲了你，我不能做一些虧負於你的事，但我能虧負於另一個

愛我的人嗎？我們能這樣的太自私了嗎？我不禁流下淚來了。匱在我的旁邊問道，「你爲什麼悲哀呢？」我祇默默地搖了一下頭。

我不能不真真的愛她了。

回到家後，沒有向你提起一個字兒。瞞着你，直到現在。我不需要你的妬忌了。

今天，今天又是四月十七了，我把這一年中的生活細細地咀嚼着，我祇覺得無限辛酸，無限惆悵！……我大概錯了吧？

某村紀事

一

是五月的二十邊，天來了雨。——幸而合村的小麥已完全收割起，否則誰都要擔心會掉在地下發芽——雨是連下了五天，好容易放晴了。但地裏仍舊潮，下豆種還得等幾天。人却閒得有些不耐煩了。

二

在過去的雨天中，孫三嫂——住在前村的一個女人——非但把豆種全揀好，連

丈夫的布衫袴上都找不到一個再可補綴的洞。那天是第一天晴朗，因為沒事做，吃過午飯，她打了一回中覺。醒來睜開眼，太陽仍是高高的。越沒事做越盼不到夜。

「難得這樣好的天氣，出去爽爽身子罷！」她想。

走過了兩條田岸，三嫂一心想到李阿四家去閒話。在阿四家的籬笆外面，她一眼看見阿四的兒子狗兒——一個六歲的男孩——伏在田溝裏在捉蝦蟆。

「狗兒，你娘在家麼？」于是她站住了問。

「哦，孫家媽媽——在呢。」孩子抬起頭來。

「獨個兒嗎？」

「不，還有一個親戚在。」

「是你家什麼樣的親戚？」

「不知道！」

「呸！這麼大了連親戚都不認識——是男的還是女的？」

「男的。」

「爸呢？」

「到鎮上買東西去了。」

鄉裏人沒城裏人文明，娘兒們聽見陌生男人就害怕。於是孫三嫂不想進去了。

她回頭走，將到家，迎面碰到張老太。這婆子今年七十二，身子硬朗得很，只

是耳朵稍微聾了些。她愛管閒事，愛說話，愛喫肉。

「媽媽好。」孫三嫂站住了招呼。

「孫三嫂嗎？人老了真不行，耳朵聽不仔細，眼也不成了，我遠遠的看見你，

總認不真，此刻才看清是你呢。你好？下了幾天雨，悶得我骨頭都發酸了，今天這

麼好的太陽，再不能不出來走走的了。你打那兒來？」

「李阿四家。」

「什麼？——李矮子？」

「李阿四！」孫三嫂高聲說。

「哦，前面的李阿四，」老太婆點着頭，「阿四嫂在家幹麼？」

「我沒進去。他家狗兒在門外捉蝦蟆，告訴我說，有一個男人在，阿四出了門。」

「阿四嫂家裏有個男人，丈夫不在家裏，哦……哦……」老太婆的臉上頓現詫異之色，「孩子怎麼樣？」

「在門外捉蝦蟆。」

「捉蝦蟆。噢。——那男人是誰？」老太婆睜着眼問。

「說是親戚。」

「什麼？」

「親戚！」孫三嫂看她那一本正經的樣子不禁笑了。

老太婆想了一想，也一笑，意思是：「我明白了。」

「到我家喝杯茶吧？」

「不了，回頭見吧，我要到黃龍家去要一些胡瓜種兒呢。」

三

「李四嫂家有一個男人，」老太婆別了孫三嫂一面走一面想，「說親戚是假的罷，孫三嫂的一笑就怪，可不是……事情有些不正路，一定不正路……」

「喂，我告訴你們一樁新聞！」老太婆走進黃龍家，把胡瓜種的事早忘懷了。

「我告訴你們一樁新聞！」

黃龍，黃龍的女人，鄰舍賀小福家的，張三禿子，賀富都在。聽說是新聞，大家覺得正中下懷，不由的都精神爲之一振。

「你坐了說，張大媽，」黃龍的女人讓出一個座位來，「我們正想聽一些新聞呢。」

「你們聽見嗎？」老太婆坐了下來，「李阿四的女人趁着丈夫不在家，打發孩子到田裏去捉蝦蟆，自己在家裏養着一個男人！」末一句，老太婆把聲音放到極低。

「哦——」大家不禁倒抽了一口氣，這新聞真非同小可。

「真的嗎？」賀小福家的先開口。

「怎麼不真！孫三嫂親眼看見，親口對我說的！」

「但我一向看她的樣子却非常老實。」黃龍心中十分相信，故作疑詞。

「哼！會捉老鼠貓不叫，人不可貌相！」

「竟有這等事！」黃龍的女人睜大了眼說，「但我得去告訴沈寡婦，她和阿四嫂是仇人，知道了不告訴她是罪過的。」

「是啊，我到茶館裏去告訴那些有老婆的人，叫他們留心些。是不是，黃龍哥？哈……哈……」張三禿子是個單身漢。

「呸！你又要我來搥你的禿腦袋不成？」

四

李阿四因為下午家裏來了一個親戚，是他的妻舅，特地到鎮上去想買一些肉來預備款待他。

到了鎮上，肉買到手，恰巧碰到一個多年不見的朋友，那朋友硬把阿四拉到櫃

店裏喝了一斤白干。阿四的酒量是有限的。到傍晚從鎮上走回家來，在路上已有些搖搖晃晃的了。

阿四容易走到自家村莊時，不留神和迎面一個過路的陌生人碰了一下肩。

「媽的！」那人脫口便罵。

阿四肚裏的酒，正想作怪，碰得巧，像觸了電樣的連回罵一聲都來不及，丟開手裏的血淋淋一塊肉，把那漢子拉到就打。

兩人各不相讓，在路上扭做一團。

五

「李阿四的老婆在家裏偷人。她把丈夫和孩子支使開了，和漢子脫得赤條條地在睡覺！人家親眼看見的！現世現報，她從前反說我的壞話，你們想，這樣的女

人！」沈寡婦從黃龍家的口中得到新聞後，得意得像發了財，從前村到後村，從左村到右村，逢着人便這樣說。

「諸位靜聽，」張三禿子學着城裏學生勸人不買舊貨的調子在茶館裏演說着，「一個有老婆的人，而老婆偷了人是怎樣可羞的事！然而竟在我們的村裏發現了，並且就是即刻的事，是李四的老婆，這女人今天用一個巧妙的法子把丈夫打發到了別處去，自己偷偷的把姘頭引到家裏……」

在半小時之後，這新聞就傳播到了全村。

六

沈寡婦發狂般的說得舌疲唇焦。功德圓滿。然而村裏發生了這樣的事就回到自己家裏去是可惜的，於是仍到黃龍家來。

喝了一口茶，沈寡婦定了定神。然後和黃龍夫婦繼續談着，推測着。

大家正談得很起勁，忽見張三禿子飛奔進來。

「什麼事？」大家問。

「李阿四……回來了。和一個……漢子打了一回架，把那漢子……打走了！那漢子怕就是姦夫吧！」禿子喘着氣，禿頭上有汗流下來。

「天啊！阿四回來捉姦了！聽見沒有？黃龍嫂？」沈寡婦越發得了意，「喂，沈三哥，那漢子是什麼樣兒的？」

「可惜我去遲了。我到時那漢子已給阿四打走了。阿四獨自在指手畫腳的罵，他還說媽，混賬東西！」阿四這樣說！」

「是啊！這漢子玩了他老婆不夠，還說媽！」沈寡婦對着黃龍嫂。

「多可憐，阿四這人！」

「但你總知道這場架是怎樣開始怎樣結束的？」黃龍岔出來問。

「怎樣打起頭，是誰都沒看見。不過想上去總是那人是給阿四從家裏拖出來的。後來有人瞧見時，兩人已打得在地上直滾。據賀富告訴我，那人到底給阿四一拳中了要害，啊一聲的逃了。我還看見地上一堆血，怕是那漢子的。」

「那漢子才幹過事，所以沒勁。」黃龍家的附到沈寡婦的耳朵邊說。

沈寡婦笑了。

「但大家還不見得全知道罷，我得去告訴他們。」沈寡婦站了起來。

「啊，沈大嫂！」沈寡婦走出門，迎面蹣跚出一個張老太來，「人老了就什麼都吃虧，兩條腿跑不快，一樁好事就沒看見，祇聽人說阿四回來捉住了姦，事情究竟怎樣的？」

「我說給你聽，阿四把姦夫從家裏拖了出來，一陣好打，姦夫給打傷了，餓了

血，勉強逃了去，怕阿四回家還要和老婆拚命呢，知道了沒有？」

七

「孫三嫂，你在做晚飯了嗎？」張老太捨不得就回家，順路來報告孫三嫂，「可惜你沒去看一齣戲，好熱鬧！」

「什麼戲？」孫三嫂從廚房裏走了出來。

「捉姦——就是李阿四家裏。你頭裏不看見他家有個男人嗎？誰知是女人的漢子。」

「是漢子嗎？我還以為是親戚。」

「什麼親戚，是漢子，誰都這樣說。剛才李阿四回來了，把漢子捉住，拖到路上一頓打，那傢伙給他打破了腦袋，流了一地的血，人是勉強逃走了。此刻阿四口

口聲聲要回家同老婆拚命呢！我怕你不知道，特地來告訴你一聲。」

「原來有這樣事，不知事情將要如何結束呢？」

「真料不到，明天怕還有戲看，明天會吧。」

人 情

琢之的黃包車拉近輪船碼頭的時候，他重又掏出錢來瞧着。的確比往日遲了半個鐘頭。心裏抱怨着火車不該脫了班，倘使趕不及這班船，豈不要在這兒白白的住一夜。他比每一個急於歸家的人還要心急，等不及車子停下，就伸長了頸子往河邊望去。那條自己所要搭的內河小輪，仍靜靜地靠在碼頭上呢，這才安了心。跳下車來，忽又覺得自己不該這樣慌在頭裏，剛才在車站上的時候，儘可從從容容地跟車夫講價，本該一毛錢的事，如今倒化上了兩毛錢呢。這會子懊悔是已經沒有用處的了，祇有把一個雙毫子，悻悻地丟到車夫手裏，這才出了一口小小的悶氣。

跨進船艙，這方方不滿一丈的地方，已黑壓壓地坐了十來個人。琢之在靠裏面

的角落裏揀一個位置坐定，把一只手提皮箱放到座位下面，然後定了心，舉眼來看看艙裏的人們。艙裏大半是衣服破碎的鄉裏人，有的簡直襤褸而污穢得像煤屑裏揀出來的一堆破布頭，祇有兩個人才穿着比較整潔的新布袍子。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琢之那件錦地縐的絲棉袍子上，琢之也立刻覺得自己的與衆不同了。琢之在上海，老抱怨着自己的職位不高，每月祇能拿人家幾十元的薪金，這會子在衆人羨慕的目光中，方始感到了自己的可以滿足。心裏在這麼想，同時就聞到旁邊一個老婆子的身上在發着臭氣，於是傲然地抽起香烟來。

一個茶房走到琢之面前來問要不要泡茶，琢之眼睛看着別處輕輕地點着頭。等到茶房剛轉過身去，又給琢之喊住了。

「喂，還不開船嗎？——幾點鐘可以到橫塘？」

「快了，先生，如今到得遲，所以開得也遲些。」茶房又回過頭來。「到橫塘

總在四點前後，因為河裏水淺，船走不快，不像夏天，三點鐘就可到了呢。」

「那末，李市班還趕得及嗎？——我到了橫塘，還要到李市的。」

「說不定，有時還來得及，有時就不成。」坐在豚之對面的一個中年農人獻着殷勤。

「是的，得碰運氣，」茶房很抱歉地說，「我們是巴不得早些見到，可是水小，真沒法。」

「唔——」豚之的心又覺得不安起來了，要是果真來不及呢，雇小車就得多費錢和耽擱辰光。

他正在鼓譟的時候，在水手一片嚷聲中，船上的喇叭叫了一聲，馬達就開始發動了，忽然從艙面上又走下兩個人來。走在前面那個留着八字鬚，穿着灰色斜紋棉袍，假直貢呢馬掛的老年人，豚之一看就覺得很臉熟，想了一想，才想起是家鄉小

學堂裏的倪先生。琢之從一早上上了火車一直到這會子，沒有跟熟人說過一句話，心裏正悶得慌；並且要是等會子趕不及李市班，碰到了倪先生，路上也有了伴，於是很親切地站起來招呼他道：

「哦，倪先生，長久不見，幾乎想不起了。——這裏坐，這裏坐。」

那老頭子用滯鈍的目光打量了琢之一下，呆了一會兒，才走前來拱着手笑道：

「——是琢之先生嗎？真是久違了。今兒回府去？……」船恰好一動，老頭子的身軀在毫無準備中突然地一搖，琢之就把他扶到自己旁邊的一個座位上。

「是的，倪先生也回李市嗎？打那兒來？」

「回李市，對的。我這回送小孩子到上海去應攷同孚銀行的練習生。」他指着那同來的年青人說，那年青人就羞澀地對琢之點着頭。

「好極，好極。」琢之一面摸出一支香烟來，又把在火車上吃剩的兩隻橘子裏

揀出一隻一同遞了過去，再回頭找洋火。「真是巧遇，我正嫌寂寞，不想會碰到倪先生，巧極了。」

「謝謝，謝謝，」老頭子堆着笑容接受了禮物，急忙搶着自己點了香烟，又把橘子給了兒子。忙定之後，又接着道：「聽說啄之先生在上海很得意呢。」

「混混罷了，混混罷了。」

「客氣，客氣，在外邊總比死守在家鄉活動些。」

「倪先生仍在李市小學嗎？光景還不錯——我看你仍舊很健旺呢。」

老頭子先不說話，搖搖頭，鼻子裏笑了一聲，才慢慢地道：

「說起來真慚愧，一年不如一年了！如今薪水打了八扣，還不能按月領到，有時要拖欠到一兩個月。並且我們這班所謂無資格教員的薪水又給減了，如今一定要師範科的畢業生才算有資格，我教了一輩子的書，教到鬚鬚發白，却變了無資格了

呢。這是從前做夢也想不到的。老頭子繃起眉頭，似乎自己譏諷自己似的苦笑了一聲。「所以，這孩子，我原想給他升學的，可是目下的情形，再也沒有辦法，不能不給他早些找一個飯碗，這次能攷取了呢，也還吧了。——總之，現在是吃飯難。」

「什麼都難！」琢之含糊地嘆了一口同情的氣。

接着，茶房又來攪攪倪先生泡茶，倪先生堅決地拒絕了，於是琢之就倒了一杯給他。

「聽說這條船到橫塘要四點多，怕趕不到李市班，那邊要是有小車就好了。」琢之又就心到回家的問題了。

「小車是有的，只是太貴，要一塊錢，太不上算了。——船有時還來得及，不是我不打算搭，祇有十八里路，天又晴朗，我們又沒有行李，走路反而爽快，犯不

上再化船錢，怕也要兩毛錢一客呢。」

十八里，雖不是怎樣長的一個距離，在三十多歲的琢之已覺得要一步一步的走着回去很有些爲難的了。他懷疑地看看這年紀比自己大到將近一倍的倪先生，頓時感到所謂反而爽快的話不過痛惜金錢的遁辭吧了，這老頭子的境遇太可憐了。

恰好這個時候，船頭上走進一個賣票人來。

琢之就把憫憐倪先生的心移到買票問題：買三張呢，還祇買一張。倘使給他們買了票，他一定感激我的，在人情上似乎很有代他買票的必要吧。可是琢之又計算到倪先生是父子兩個人，半塊錢一張，兩張就得一塊錢，一塊就夠從橫塘到李市的一輛車錢了呢。自己和倪先生在往日並非有了不起的交情，一塊錢，不太多嗎？自己近來正打算什麼都節省啊。——今天倘使祇有倪先生一個人就好辦了。心裏在想，眼睛看着窗子外面，裝着一些沒有理會到買票的事。

「三張！」

琢之聽見這聲音，急忙收回眼光來。倪先生拿了一塊錢和幾張毛票在遞給賣票人呢。琢之原想他是決不會給自己買票的，等他先買了，然後自己再買，取一個各便的辦法，誰料到他倒給自己會起賬來。

「那裏的話，我來，我來！」琢之的態度非常堅決，一手摸皮夾，一手想搶回倪老頭子付出去的錢。

「笑話，小意思，小意思！」倪先生也很快地伸手阻止琢之。

兩人都用全力爭執着，誰都慷慨得全都打算不到錢的問題上。

「你還他！」琢之的絲棉袍子很緊，一時不容易從裏面掏出皮夾來，就對賣票人說。

「你別再去摸了，難得的。」倪先生已接過了船票，遞了一張給琢之。

琢之的皮夾終於沒有掏出來。

「倒來叨擾你，謝謝！」琢之無可奈何地欠身接了票子，臉上堆着一層十分抱歉的形容，心中也確乎有些過意不去。自己雖不是怎樣有錢，總比倪先生的境況好些，只有我請他的理，怎麼能反叫他破鈔呢，真是太合乎人情了。半塊錢，在他怕比五塊錢還重要，說不定夠他合家兩天的吃用了。於是懊悔爲什麼不早些給他買了，雖說省錢，有的地方是不該省的啊。這事情給旁人看來也不像樣。又懊悔剛才爭執的時候，似乎儘有挽回可能，琢之祇能歸咎於自己的袍子做得太緊，不能使他立刻摸出皮夾來。

琢之正越想越不安的時候，旁邊一個苦老婆子跟賣票人爭吵了起來。賣票的說她所付的角子，其中有一個是鉛的，要她掉換，她起初不肯，相持了一會子，她翻開破衣袋兒來說這是僅有的角子，再沒有第二個的了，央求他將就一下吧。賣票的

那裏答應，硬把她一個包裹搶去做抵押，老婆子沒可奈何地哭喪着臉咕噥。琢之覺得這老婆也太可憐了，因想：我何不給她出了兩毛錢呢，可是雖出了錢，對於倪先生仍沒關係，琢之又得轉到了這頭念頭。既不能借此減少對倪先生所負的歉意，也只好作罷了。

可是對於倪先生總得想個報償才行，自己總不應該白白的破費他很艱難的錢。在沒辦法中琢之遞了一支香烟過去，又把帶着的一份報紙給他看。

父子倆雖接了報紙安閒地翻着看，琢之仍不能攔開票子的事，滿肚子想找一個報償的辦法來減去心頭的重負。可是目前有什麼法兒呢。自己太卑鄙，太對不起人了。於是身上就感到一陣燥熱，無聊地拿那餘剩的橘子來吃，爲什麼剛才不把兩只橘子都給了他呢，那麼吝嗇地只給一個。可是兩只橘子也抵不了一張船票的價值啊。

有一個多鐘頭，隊之總放不下心，後來祇好給自己想出話來譬解：將來總有報償他的機會的；並且他誠心請我，也是他的情份，我領他的情就是了；究竟只有半塊錢，再窮些也決不在乎半塊錢的，自己別再神經過敏了。接着又極力把心移到了別的事上去。

『今年的旱災，真不得了，』倪先生忽然從報紙上仰起臉來，他正看到了一則賑災會的調查報告，『我們鄉裏也是不得了呢，有的連東西都沒得吃了。我家也種了十多畝花田，想貼補貼補家用的，誰承望一些也沒收着。』他又縐着眉頭苦笑。說到窮，又鈎起隊之那張船票了。他覺得今兒不報答他簡直回了家也是睡不着覺的。因想皮包裏帶着一包回家給孩子們的糖果，倒值得半塊錢，何不拿來送了他呢？但孩子們不給他們東西又怎樣行，是自己的孩子啊，仍覺得這不是妥當的辦法。

『如果今兒趕得上李市班，我看倪先生還是趁船的好。如今日子短，沒一會兒就晚了，到底船快些。』隔了一回，琢之說。

『我到橫塘還想買些東西，說不定到親戚家去耽擱一宵，明兒再走。』

『倘若不是罷不得的東西要買，我很希望倪先生和我一同搭船去。』琢之雖想直截爽快的說船錢當然由我算，你不必擔心，可是這樣豈不顯得太小氣了，總有些說不出口。

『好的，等會兒看罷。』

樣子是有些活動了，現在只要希望船能早到——就是沒有倪先生的問題，他也希望早到——便什麼都容易解決了。

事實是恰好如了琢之的願，船到碼頭時四點還差十分，誰都覺得今兒到得特別早。

『走罷，倪先生，李市班一定來得及，他們是四點鐘開船的。』琢之欣然地跳上岸。

『你先請，我得去買東西，如果時間來得及呢，我也來，我們船上再見。你先請，怕時間很侷促了，別連你就誤了。』

對啊，時間很侷促了，琢之給倪先生一句話提醒了，別自己也脫了班啊，於是不能不撇下倪先生道：

『那末，我先走一步，我希望你帶快一些我到船上等你。』

『好的，好的。』倪先生又非常謙和地拱着手。

琢之走進了另一條內河小輪的艙裏，心裏是感到出乎意料的快活，於是倪先生那張船票的事也就很容易地擱開了。

直到開船，倪先生父子還沒有來。琢之似乎並沒有理會到這回事。

船開出了市河，兩岸已展開着一塊連一塊的田畦。初冬的太陽落得早，此刻已偏了西，掛在遠遠的一帶脫了葉的樹林子上，放着淡淡的光。琢之覺得吹來的風有些寒意，隨手把身旁的小窗拉上了，一面仍隔着玻璃望着岸上的景物。每一個村莊，每一棵樹木，這些分別了幾個月的故鄉的景物，都能使琢之覺得像已經到了家那樣的喜悅。還有一個鐘頭就可到家了呢，於是他的妻，他的兒子的影子，立刻在眼前浮現了起來。想到孩子，就覺得幸而沒有把糖果送給倪先生。

過了十幾分鐘，琢之忽然看見右面岸上有兩個人在和船望同一方向走着，那不是倪先生父子嗎？他們起初在船的前面，但很容易地一下子給船趕上了。倪先生不經意地轉過腦袋看了一眼旁邊過身的小輪，又埋頭走他的路了。

琢之很想喊他，可是在一個滯遲之下，他沒有喊出來，祇眼看着兩個寂寞的影子慢慢地在蒼茫的暮色中移了後去。

世家

在張家祠堂大門旁邊的一間小耳房裏，住着一個苦老頭兒。這人，大家都喊他作『張賢少』。張賢是姓名，少是少爺的簡稱。把少爺的尊稱祇縮成這一個少字，何況人又這樣老了，這當然帶着一些輕蔑的意思，但正爲此，還表示着他過去是有着光榮歷史的。要是賢少不是這樣的倒楣，仍像年輕時那樣的有錢有勢有面子，早由賢少爺而賢老爺了，可是如今窮到萬分，人們祇省去了一個爺字，總算保持着三十年前的稱呼，可見世人還不是像我們所想像的那樣世態炎涼。

賢少今年四十八歲，樣子可老得像六十以外的人。在年青時給人贊美爲很俊秀的那長長臉蛋，如今却怎也找不出美麗的遺跡來，皮膚是乾枯黧黑而且滿打着縐。

瘦的身軀上掛着幾條風吹得斷的膀子和腿子。誰見了他都會立刻聯想起一只曬乾了的田雞來。他也像一般鄉裏人那樣穿着土布衣服，可是他總不願穿青布的。青布是赤脚挑糞的人們穿的，自己雖窮，總是一個世家子弟啊，穿青布成什麼體統？但他的所謂白布衫袴上已佈滿了窩窿，烟油，灰塵和蚊蚤的血迹，成不成體統呢？因為沒有第二套可以換時，也就顧不得許多了——反正不是青布啊。

這種講體統，愛面子，裝闊的高貴風度，賢少不但於穿衣服是如此，任何小枝末節都注意——如今他自己覺得已和從前大大的改變了——譬如在熱天，人家看見他仍躺在那條發了黑的破棉花褥子上抽烟時，問他道：

『這樣熱的天，你還捨不得離開這棉花褥子嗎？』

『不，我晚上是用臺灣席的，臺灣席不是可以摺的嗎？白天怕弄髒了，摺好放在箱子裏，等晚上再拿出來，這樣不好嗎？哈，哈。』

然而賢少的箱子在那兒呢？

有時，他的鄰舍們還想揩油他一袋旱烟的時候，不必直接向他要，祇須兩個人在他面前一吹一唱的假裝着閒話：

『我買的旱烟總不成，不知道什麼緣故。非但味兒不行，抽了還要頭痛。可是上次賢少請我抽的那種就不同啦，有香韻，甜淨。爲什麼他買得到好的，我們就不成？』

『可見如今的店夥刁滑，看什麼人給什麼貨。』

賢少聽見了就笑開啦，噙着嘴，露出幾顆零落的黃牙來，心裏想：『到底和你們不同，誰說世家子弟不值錢，買旱烟就占了便宜。』

『我前年是不吸旱烟的，偶而吸，也得托人到福建去帶。如今不成了，祇好將就一些，但隆興的夥計仍不敢欺騙我識貨人——試試看，這是奎記。』一面急急地

從衣袋裏摸出一個小紙包兒來，毫不吝惜他僅有的烟末，裝到了兩只等待了好久的烟袋上。

因此，人們就說賢少是馱子。可是這種個性，賢少完全和他的父親相像。爲什麼從前他父親在日沒人說他是馱子呢？

他父親四老爺以拔貢的資格曾在同治年間當了一任浙江富陽縣的縣丞。雖是一個從六品的小老爺，這四老爺的官派是十足的，每個細胞都知道自己是一個官，是一個與衆不同的有面子人。本有祖宗傳下來的千把畝收租田，又在富陽任上稍稍刮了一些，卸任後就很可回家享福的了。在任的時候，見到上司還得是是是的謙卑到像一隻狗，可是回到鄉裏來，連方方三十里內都難得找到幾個白石頂子的監生，從六品，還了得，自然尊貴得像一頭獅子了。

四老爺的林下生活，是無往而不表示他的有面子，闊，和官派。就拿他的抽烟

來說，決不像他兒子如今那樣今天抽了不知明天的糧食在那兒，膏子非陳上三年五年，四老爺是不能上口的。他尤其把烟具弄得萬分精巧：陰木嵌黃楊的盤，落地膠州燈，甘蔗檜上是金底板翡翠嘴。更把十二根烟籤子別出心裁地吩咐銀匠做成全付執事，有的是鑲上一支偃月鏟，有的是一個拳頭裏捏上一支筆……他喝茶自然得上品的茶葉，連水都得用特製的瓦罐煮，一碰了銅錫器，一聞到就得打噁心。他很好客，每當有貴客到了他的府上，四老爺就用各種精美的食品款待他們，遇着月餅應時的當兒，四老爺吩咐拿出八個碟兒來，八碟兒全是月餅，他就給客人解釋了：

『這是大同的，這是和記，這是稻香村，這是益泰豐……你看那一種好？和記的甜頭還鮮潔，嫌牠油。』

四老爺在講究飲食起居之外，還喜歡吟詩，自己題了一個逸庵的別署，往往拈落花或柳絮一類的題目吟上十律或五十韻的一首七言古。他還愛收藏一些古玩，

名人書畫，金石拓本，他雖不是一個精明的鑒賞家。有一回，人家畫了一幅工筆山水，署上文侍詔的名，先掛在自家灶坡裏經了相當久的時候，等烟塵熏染得差不多了，送到他那裏，仍得了很高的代價。

說到四老爺的買東西也是夠有味的，大宗用品當然一年三節派管賬上城去買，至於有些小東西，像抽水烟用的火紙之類，那末在本鎮買。還是派當差去的多，有時，真是一年中間難得三兩次的機會，四老爺興之所至，踱到街上來，一個心血來潮，靠到一家舖子的櫃檯上。于是三四個夥計像觸翻了烏鵲窩那樣『四老爺，四老爺』地叫了起來，他很大方地看着他們笑。

『今兒四老爺要光顧一些什麼東西嗎？裏邊來坐——倒茶，拿水烟袋兒啊！』
『火紙有嗎？』他照例似理不理的微微笑着，一面捂着嘴角上的八字鬚兒，只顧看着櫥子裏的貨物。

『有，有，有。』

『有多少？』

『不多了，只剩得二十多刀。』

『全給我送到府裏去，回頭到賬房裏領錢！』多跟生意人說話是俗氣的，不用說爭論價格了。四老爺話還沒有說完，早拂袖揚長而去了。

那時，我們的賢少已經十多歲了。因為祇有這樣的一個兒子，四老爺夫婦兩口兒都看得像自己性命般的一切都順着他心。可是這少爺有着一個毛病兒，就是不肯讀書，一連換了三次西席，仍連一部論語還不會唸完。這真是沒有辦法的事，太迫緊了呢，怕妨礙他的身體，依着他呢，世代書香人家的子弟，不讀書成什麼話，這使四老爺大大的躊躇了。經了長久的攷慮以後，終想到一個簡便而兩全的方法了。就便把兒子喊到烟榻前，對他道：

「你不肯讀書，我不怪你，我們原不是靠讀書找飯吃的。可是我們這種人家不讀書却又不成，怎麼？面子有關。所以我想出一個辦法來，你只須讀熟三篇文章，其餘的一切不管，也就足夠裝裝幌子的了。——你看怎樣？」

賢少含糊糊地答應來了下。

于是就在古文觀止裏挑出三篇文章來：諸葛亮的出師表。李密的陳情表，和陸愈的祭十二郎文。四老爺交給西席，先教識字，然後教他咬字行腔，怎樣抑揚頓挫地朗誦。不論是極小的地方唸得不對了，四老爺就親自加以指正。這樣的經過了三個多月，等到西席先生辭館的時候，賢少把這兩表一祭文非但能拉着腔兒朗朗上口，并且圓順自如了。四老爺就開心極了，誇獎道：「到底是讀書人家的孩子！」于是，每逢客廳裏有着客，四老爺挑剔益泰豐茶食的時候，就預先囑咐兒子，在隔壁書房裏唸起「先帝創業未半……」來。

『世兄已經在用功古文了，真了不得！』客人吃了四老爺茶食，正想找一句恭維的話時，恰好聽到了賢少的書聲，『真是家學淵源。』

『豈敢，豈敢，』四老爺捧着鬚子笑了，『小兒讀的聲調頓挫倒還要得：哈：哈——我近來非常厭棄時文，這些沽名釣祿的玩意兒實在不是古人的真義，我們從前都走錯了路，所以我寧願小兒終身是個布衣，不要他再弄八股的了。如今教他致力古文，先從漢唐入手，將來再上溯周秦，把古人文字着實用過一番工夫之後，再開起筆來，或許可以不辱謬許了罷，哈：哈：將來還要請老世伯指教呢。』

賢少到十八歲的秋天，他的父親給他娶了親。娶親那天的熱鬧和威風，準是這小鎮上少見的。事前，四老爺化兩百塊洋錢給兒子捐了一個監生，廣發喜帖，並且叫人傳開去，凡是有功名和官職的人來賀喜，非特所送的禮將來會悄悄壁還，並且反有程儀隨儀一類的紅紙封兒可以到手，四老爺預先列着一張表，看官職的大小定

程儀的多少，這樣還怕冷落嗎？那天，連本縣的縣太爺都坐着八人大轎鳴鑼喝道而來。當轎子在大門口停下的時候，外面三聲號砲，出轎，裏面奏細樂，然後長班高高舉起了『賜進士出身，賞戴花翎，加三級，江南省××縣知縣，世愚弟陳德榮』的大紅名帖，陳知縣衣冠悉率的在後面躡將進來，四面賓客悄悄地連咳嗽都不敢咳一聲，四老爺三脚併兩步搶下街沿，拱着手，堆着笑容滿嘴的喊着『勞駕勞駕……』那時心頭的暢快，大約成了神仙也不過如此。

結婚後的賢少就不再要唸『先帝創業未半……』了，更加閒散。既有了閨房之樂，一則消閑，二則滋助興奮，不用說，在極短的時期內就把雅片吸上了癮。四老爺辦過兒子的婚事之後，自己覺得完了一件責任，鬆了一口氣，可是接連來了兩件失意的事：一件是老妻的喪亡，一件是跟人打了三年官司。太太生病時自然得請有名的大夫，吃珍貴的藥品，死了又得發喪，開吊，請翰林院授職編修來點主，那一

項不儘量的舖張！四老爺還來不及把悼亡一百首脫稿的時候，卻爲了爭三分田地的
事跟人打起官司來了。他覺得這官司要是打輸了呢，豈不把一輩子的面子丟光，
『我寧願傾了家，非把這三分地奪過來不可！』托人關說，使費，送禮……整整鬧
了三年，官司是打贏了，家裏卻精窮了。在辦着兒子婚事和太太喪葬的時候，四老
爺手頭已沒有現款，會借了幾筆債，官司又化上很大的一個數目。雖說四老爺的面
子大，要借債，誰又不肯的，但東移西補，債卻一天大似一天了。那年的夏天，四
老爺正躊躇到究竟續娶一個太太呢，還是把蘭姨扶了正時，不幸沾了時症死了。
四老爺一死，兩個姨娘把漢玉插屏，翡翠手鐲，以及文侍詔的工筆山水都帶着
走得無影無蹤了。四面的債務逼到賢少身上，賢少才從成天作伴兒的煙榻上跳了起
來。

『你們看怎樣辦吧！』

自然把所有的一千多畝田產給債主們瓜分。照算還不夠呢。可是大家看四老爺生前的交情上也就讓步了。

那時的賢少，除了一宅五進的房子之外，就別無財產。而房子又沒有法子生息，雖是管賬當差們走得一空，可是家裏的吃用是省不了的，面子得維持時還得維持，烟癮是一天大一天，烟價是一天高一天，怎樣呢？于是賢少從狐嵌袍子，青種羊馬褂吃起，一直吃到紅木八仙檯，紫檀太史椅，這夠什麼吃的，等到把那大房子找到主雇的時候，他的太太早回了娘家跟他斷絕關係了。

出了那大房子，賢少就住到這祠堂的耳房裏來了，直到如今。幸而是一個世家子弟呢，住的地方可以不發生問題，還有義莊裏每天三角錢的津貼可以養命。

沒落後的賢少，正像他自己說的，「如今什麼都不成了！」可是心情上並沒受多大的刺激。雖然常是艱窘得祇好把烟灰淘了水過癮，仍是空落落的一顆心，對於

過去，並不怎樣戀念，對於現在也不見得十分抱怨，祇是他沒有忘記自己是一個世家子弟罷了。

有時，他一個人空着肚子對着那盞烟燈發呆，缸裏沒有灰，鍋裏沒有粥，鄰人恰好走過來，問他道：

「賢少，吃了晚飯沒有？」

「我這幾天肚子裏漲得很，想清餓一天……」接着，表示他是很坦然的，拉着腔兒唸起「先帝創業未半……」來。

隣人們聽到賢少唸着自己聽不懂的文章時，立刻會知道所希望的隆記旱烟是沒想頭的了，於是懷着一顆失望的心，知趣地離開了這世家子弟。

生之慾

一

十一月初八的傍晚，我背着一個小包兒從城裏趕回張家寨來。

我本是在城裏給那個姓李的李大爺拉包車的。因我愛喝幾杯兒，沒到一個月，這老頭兒就不要我了，停我的差。我白天裏拉車，晚上喝酒礙什麼事兒？他媽的，這老兒就不要我做活，我喝醉了酒，又不曾去入他的屁眼兒，他停我的差幹嗎？真是豈有此理！那姓李的有錢愛娶小老婆兒，同娘兒們睡覺，我阿大掙幾個錢就愛喝幾杯兒，咱們各人有各人的喜歡事兒，他可以玩女人，我阿大就不能喝酒，媽的！

他是老子娘生出來的，難道我阿大是天上掉下來的不成，他坐車，我給他拉，這也罷啦，就算我阿大命沒他的好，可是我喝酒又礙了個甚鳥事？要停我的差！這真氣得我牙癢癢的。我總有一天去當了大兵，升了將軍，回來把這囚攔入的劊肉釘子！

我一肚子的悶。這又是好冷的天，太陽快下山，一件破棉襖兒敵不住寒氣，我混身直抖。我的那雙蘆花靴兒又笨又重趕不快路。風吹到臉蛋兒上生痛的，像有小蟲兒在咬，老天爺總愛和咱們窮人兒開玩笑，沒到十二月就這麼冷，多可恨。我埋着腦袋兒向家裏走，越走越氣！

『娘，我回來啦。』我跨進自家的草屋子把小包兒望破板桌子上一扔，一眼瞧見我老娘在做晚飯。

『怎麼，你回來啦？』我娘望着我，兩隻老眼兒直楞。

「他們不要我，我不回，還就在城裏幹嗎？」

「哼！還沒到一個月，你又把飯碗兒掙啦！可是又喝了糟湯惹的事？沒出息的東西！」

「我喝酒又不礙事！照樣的給他拉車。他却要停我的差，這老頭兒多早晚要遭天雷打！」我瞧見灶門裏有火，就坐下去烤。

「罷了，罷了，你這沒出息的東西，自己幹下了好事，還罵人。你總不肯聽話，叫你到了城裏好好兒的巴結主子，別喝酒，你偏要！現在看你把活丟了，怎麼處？咱們娘兒倆怎麼過日子？」娘停着手嘆氣。

「明兒我找張二爺去。」

「哼！還提張二爺，你有什麼臉去見他？你從前好好的在他家做工，還不是爲了喝酒他才不要你的。假使他不是看了你死鬼爸爸勤勤懇懇的給他當了一輩子差的

分上，誰高興把你薦到城裏去拉車？你又不爭氣，還要喝酒，把事兒丟了，還有甚麼臉兒去見他？我老娘多早晚要給你這不長進的東西氣死！」

我不作聲，望着火焰兒發獸，心裏頓時覺得難過了，說也怪，我這殺人不怕血腥的阿大，什麼事兒都不認賬，但一看見我老娘發了氣或是着了急，心坎兒就軟啦，他媽的，眼睛裏酸酸的，像娘兒們那樣要掉淚。

『娘，我以後不喝啦！』隔了一回兒，我不知怎麼就說了這句話。『我想我生得一身好筋骨，什麼活兒做不來，別愁會餓死，』

『得啦，祇要你肯不喝，誰不要你。可不要嘴裏頭說得好聽，做起來就不成！』娘的氣有些兒平了，『阿大，你也該懂事了，今年已經二十三，也該積些兒錢娶個媳婦了。』

『娘，我聽你的話。明兒一定去找事做。這兒還有一塊錢，夠咱們幾天兒吃喝

的，收着。』我站了起來，把懷裏那李大爺給的一塊錢掏了出來。

『好傢伙！』娘把錢接到手裏，心窩裏發笑，『記着，以後別喝了，明兒好好的找事去。阿大，你再給我拿些柴放到灶裏去，等回兒麵條兒熟了，咱們喫。』

二

第二天，一大早，我從稻草舖裏鑽了起來。打開門，劈面一陣冷風，不由人發抖。太陽還沒上山，一天好濃的霜，白得像雪。昨兒晚上沒喝到酒，筋骨裏頭覺得酸酸的，媽的，沒酒喝比沒飯吃還難受，媽的，不成！

『阿大，這麼早，就起身啦，天亮了還沒多久，再睡會兒不行嗎？』娘在床上聽到我聲響，對我說。

『我睡夠了，你睡你的吧！』我沒精打采的回了她。把破棉襖拴一拴緊，退到

屋子裏，在娘那隻紡紗板櫪兒上坐定，默着。

我把兩隻手撐到下巴骨兒上。人一靜，心事兒就上來啦。我擔心這寒冬十一月怕不容易找到活做，人家又不種田。沒事做，咱娘兒倆就活不成命！媽的，我不知爲什麼老天爺派我這麼窮，沒一寸田，沒一分地，家裏頭的東西，沒一樁值得了一塊錢的。找不到活做，還不是白白的餓死？媽的，這真沒法想。假使再到張二爺家去，求他收留我給他當差，恐怕也不成，這老兒也嫌我喝酒，說不定還要挨一頓罵。真氣人，我喝酒誰都不高興，關他們甚事，真怪！人一窮，最好連飯都不要吃，他們才開心，媽的！

但不找張二爺找誰？要活命，還是硬着頭皮去一下看，我就決定等一會兒去。

娘起了床，煮了半鍋子水，先給我暖肚子，然後把昨天晚上剩的麵下了鍋。咱們吃過早飯，太陽已曬進屋子來了。

「娘，我想上街去，找張二爺，」我抓着氈笠兒戴到頭上，「昨晚那塊錢，你給我，回頭我去買些兒糧食來。」

「你去吧。和張二爺好好的說，你說你再不喝酒了。求他賞個活兒。他罵你打你，你都得忍受，別倔強，得罪了張二爺找不到活，咱們就別想過日子。記着。油和鹽都沒啦，你得帶些回來。」

「什麼都知道！」我把洋錢揣在懷裏，放開脚步就走。

跨進張家。張二爺捧着水烟袋在曬太陽。

「張二爺，」我走近他的身邊。

「阿大，」張二爺一怔，「你回來啦，告的假？」

「不，李大爺不要我啦！」

「不要你啦！哼！……」張二爺的臉一沉。「你還是喝你的酒去，來瞧我幹

嗎？」

『我想求二爺賞個事兒做。』

『哼……』

『我不喝啦。』

『不喝，不喝李大爺爲什麼不要你？』

『我以後不喝啦！』我耐着性兒。

『以後，誰知道！別就在這兒吧，萬順的掌櫃又在等你的生意！』張二爺吹着
火紙捲兒，抽烟。

我一氣，氣得火直冒，回頭就走。

走出他家的門，剛拐兩個灣，劈面來了兩個女娘兒，我認得是汪四家的和牛大嫂。她倆遠遠的瞧見了我，就低着頭切切喳喳的說話兒。走近來，我耳朵兒尖，聽

到汪四家的那婊子在說，『看，酒鬼又回來了。』

媽的，這婊子打算我聽不見，哼，我阿大人雖粗，心眼兒却細。媽的，老子明明是人，這婊子倒叫老子鬼！老子心裏頭一股烏氣真沒出處，你這婊子還鬼不鬼的來嘔人！老子回不回，干這婊子甚事？你想我不成？媽的，算我倒霉，老子男子漢大丈夫不跟你這婊子鬥嘴，老天爺有眼睛，派你死了進地獄！

我狠狠的瞟了那婊子一眼，她嚇得夾着屁股兒直跑。

三

挨了張老頭兒一頓罵，又給那婊子說鬼，活兒又沒找到，我氣得心別別跳，再不得些白干壓壓氣，怕立刻要發瘋。

放開脚步，走上街，那些人兒望着我都擠着眼珠兒發笑，媽的，老子找不到姑

做，餓死，你們開心？張家寨沒一個好人。

走到萬順酒店門口兒，那掌櫃的一眼瞧見我，跳起來拍我的肩頭，「老大，你發財，好久不見啦！」

話又說回來啦，張家寨祇有這掌櫃是好人。

「還沒有餓死！來一斤好白干兒，一碟豬頭肉！現錢！」我掏出洋錢往櫃上一扔。

萬順酒店裏坐滿了人。李三、陸阿毛、小狗子、阿虎都在，他們瞧見我進去，不理我。媽的，誰要你們這般小雜種理，你們瞧不起我，我就瞧得起你們不成！你們不見得比我強，還不是和我一樣的是窮光蛋，哼，不理我，誰希罕？

媽的，我心裏頭又是一氣。

掌櫃的把酒菜放到我前面，拿起來，往嘴裏灌，多爽口。

按着我的胃口兒，一斤，怎麼夠？但喝醉了回去惹老娘發氣，也不是好事。也能。我把一斤白干兒分三口嚼嚼的灌進了肚，就挺一挺膈膊。

站起身，我把找出來的零錢放在懷裏，放開脚步就走。

猛不防，我的脚尖兒觸了一下阿虎那小雜種的腿。

『媽的，你不生眼珠兒不成？』阿虎霍的站了起來。

真氣人，阿虎這忘八入的，名字兒叫得好聽，那癆病鬼兒的樣子就受不住我一拳。老子不提防，觸了他一下，他倒罵人，老子心裏頭正有氣，敢在泰山頭上動土！

『老子抬舉你，才觸你一下！』我拍着胸。

『媽的，你還嘴強……』阿虎氣得喘氣，像牛。

『要打要糙老子都奉陪，你管我嘴強不強！』

『你是什麼東西？』

『你是什麼東西？』

『媽的……』阿虎這小雜種自己不量量力氣，他媽的，他伸出拳頭要打我。

我眼快，左手把他的拳頭兒托着，右手使勁在那小雜種兒的嘴巴子上只一掌。着，拍的一聲。我心窩裏就笑開啦。

阿虎退了三步，嘴裏噙咕着。再上前，伸手把我的衣領抓着，他動作快，我想讓過已來不及了。

我也抓到他的領，大家使着勁，拼命。

咱們正鬧得不得開交，四下裏的人都來勸解了。掌櫃的跳出來拉我的手臂。

『好！看掌櫃的臉上，今天饒你的狗命。』我說。放了手。

阿虎不作聲，把賊眼兒溜着我祇喘氣。

四

一連四天，總找不到活做。閒得我筋骨裏頭發酸。我在城裏的時候，拉一天車，跑得週身暖烘烘的，晚上喝兩斤白干兒，多暢快。媽的，生了一身好筋骨，沒事兒做，好難受啊！

帶回來的那一塊錢，快完啦，還剩四十多個銅子兒，假使把這幾個錢化完了，那末咱娘兒倆祇好喝西北風。娘急得對我哭，我也怪難過的。

天還是那麼冷，又沒有柴好生着火取暖。下午，我坐在家裏望着娘發獸。

『娘，我明兒吃糧去；他們說當兵的有六塊錢一個月，那末我還可以每月寄三塊錢給你。不然，我就上清風山當土匪去，媽的，我頂恨張家寨這般人，從張二爺起到阿虎止，沒一個好人，我當了土匪回頭殺他們一個干淨！』

『阿大，到這個地步，你還說野話！咳……』娘嘆着氣，『不正正經經的想法兒，要把生命去換飯吃，怎麼行！』

我不作聲，不跟她辯。我知道她是不贊成我幹那種營生的；但除此還有什麼法兒？心裏頭好氣！

『我要上街去！』停了一回兒，我又說。

『你出去幹嗎？』

『我自然有事，你別管！』我說完就走。

一口氣奔到萬順。

『對不起，今天要掛賬了，酒可是不能差些兒，兩斤！』我對萬順的掌櫃說。他點頭。

我坐在沿街的一張桌子上。過路的人。都不用正眼瞧我，媽的，老子又不會把

你們吞下肚，怕我幹嗎？自從前天我把阿虎那小雜種打了一頓之後，媽的，張家寨這般狗入的忘八羔子，沒一個來理睬我，我也不明白什麼道理！

酒還沒喝了一半兒，我抬頭看見張二爺那老頭兒遠遠的來了。

他提着一根小手杖兒，帶着皮兜兒，搖搖晃晃的走着，好大的架子！他走近萬順的門口，眼珠兒溜着我，我不理他。

「哼！沒出息的東西！」這老頭兒罵了我一聲就走。

媽的！這一氣險些兒把我氣死！老子跟他河水不犯井水的，他罵我幹嗎？老子現在又不是他的當差，吃他的飯，他憑什麼來罵我！

心裏頭不舒服，就越想酒喝，兩斤不夠，又叫了兩斤。

一起四斤白干兒灌下了肚，站起來，腦袋兒就覺得搖搖的，走路時，兩個腳兒不住的畫圈子。氣可是平啦！心裏頭空空的，一樁事兒也沒有，祇覺得要笑，像獸

子。

我想回家去，可是剛走出市梢，兩個脚兒連圈兒都畫不成啦。那個地方正好有一所破祠堂兒，我就不知不覺的跨了進去，身軀兒一倒，就睡着啦。

等到醒過來，混身覺得一陣冷，張開眼珠兒，看見一天好月亮，從祠門兒裏照進來，天已經晚啦。站起身，拴一拴衣服，酒全醒了，我揀着一條破櫈兒來坐定。抬頭望月亮，月亮在雲端裏攢。我的心事兒也慢慢的來啦。

可恨那張老兒今天還來罵我，他又不給事做，眼看咱娘兒倆快要餓死啦，他還罵我。媽的，狼心狗肺的東西！我與其餓死在這張家寨，還不如拚着命當兵去，媽的，假使我能走，我先要給這張老兒一個下馬威！其實張家寨這般人，誰都得給些顏色他們看看，才知道老子的利害！

心裏冒着火，在櫈子上坐不住，站起來打磨旋。我想，今晚將就在這破祠兒裏

過夜吧，免得回家驚動老娘！

這祠兒真破，和我的家差不多，破桌兒破櫥兒都沒有幾隻，後面的壁兒也已倒了。到處都是長着草，此刻都發了枯。

我躡着，忽然在枯草裏踢到了一件硬硬的東西，拿起來一看，媽的，原來是一柄破鐵鏟兒，不知誰丟下的，我心裏可是立刻轉到了一個念頭。

我把鐵鏟兒在月光下晃了一晃，一步跨出祠堂門，外面有風，吹得我發抖。

「媽的，幹，給他們一個下馬威，從張老兒起！」

金戒指

罷了是一個鄉村小學裏的校工。

這裏用『罷了』兩個字來做人名，並不是作者故意要出奇取勝。當然父母決不會拿一個驚嘆詞來命名他的子女的。罷了的父母本名他爲松泉，而罷了是綽號。因爲松泉這似乎很高雅的名字，給印過××山房詩稿的人用來作別署爲更合式，而罷了是鄉村小學堂的校工，于身分職業都不配，何況罷了的綽號比原名來得更普遍呢！

是鄉村的小學堂，除罷了之外就沒有第二個校役了。於是一切的雜差，從給教員做飯起一直到毛廁裏出糞，都由罷了一個人幹。每天散了學還得陪着校長的小兒

子玩耍。那末，禮拜天和例假日子要到校長家去打雜是不成問題的了。

罷了當這差足足有十二年了一個人能把一件不是優越的事幹到十年多，足見是個忠厚老實而安分守己的人。意思是：他能十二年不把飯碗擱掉，在主人方面一定爲了他的忠實，而幹着苦差，不想去當大兵升將軍，却可見他的安分。罷了畢竟是個好人，給他再少的工資，給他再重的工作，他從不怨恨，至多說一聲：『罷了！』這兩字是他常用的術語，也是他綽號的來源，意思是含着：『命該如此，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這樣罷！』這裏，我們又明白了罷了于忠厚老實之外，還是一個很達觀的命運論者。這達觀的個性是天生的，像上帝給予昆蟲以保護色那樣地給了他這個性。罷了是窮人，窮人的困難來得特別多，現在祇要『罷了』一聲，遇着再困難的事，心中也就釋然地活下去了。

舉個實例說：他本名松泉，而人家却給了這罷了的綽號，起初聽着，他心裏是

有些不舒服的，他不答應。但漸漸地連小學生都喊起他罷了來了。於是他想：『罷了，罷了就罷了好了！』非但一些也不覺得不舒服，並且居之不疑。到如今，他竟自己說：『我罷了是無事不罷了的！』

這天散了學，罷了照例陪校長的兒子玩了一套騎白馬。罷了伏在地下做馬。等到小校長騎得疲倦時，已快五點半了，罷了就慢慢地踱回學堂裏去。在前幾個月，他此刻還得喝四兩白干的，但目下學堂裏鬧欠薪，連先生們的薪水都不得到手，罷了的工錢也就非欠不可的了。

『罷了，沒錢就不喝酒罷！』

回到校裏，罷了本想到廚房去給那住校的宋先生預備晚飯。但一進校門，迎面看見宋先生張惶失措地走了來。

『啊，罷了，你回來了，』宋先生站定了說，『我正找你問一句話。』

『什麼話？宋先生。』罷了滿腹狐疑地問。

『到裏邊來談。』宋先生轉身就走。

一同走到教員室。宋先生定了定神，坐下，罷了旁邊站立。

『這裏沒有人，』宋先生出乎意料地把聲音放到極低，『你不妨老實告訴我，

我問你，我枕頭邊放的一隻金戒指，不見了。——我想你一定知道的。』

『什麼？——金戒指，我可沒有瞧見！』

『不必賴。就是拿了也不要緊的。我知道你沒錢用，一時拿去看救救急也是有的。我老實告訴你：這東西，我爲了拿不到薪水才向朋友借來想押錢作零用的，我今兒早上清清楚楚地放在枕頭邊，此刻却沒有了！你想，我那房裏除了你誰也不會進去的，是不是？老實說了罷。此刻神不知鬼不覺地還了我，我賞你兩只洋，』宋先生把兩個指兒一伸，『兩只洋！』

『天哪，你冤枉我了！我確沒有瞧見，不要說拿了！』

『我決不會冤枉人的。還了我，我決計在校長面前不提一聲兒。——你知道校長的脾氣是不好惹的啊。』

『我真的沒有拿。假使拿了十個指兒上都長疔！』

『賭神罰咒幹麼？說罷，說了有兩只洋！』

『我沒有拿，就沒福受這賞洋。』

『你不說我也沒有辦法，』停了一回，宋先生說，『不過到事情證實了，你是不會便宜的，你自己想吧——假使到晚上你來還了我，賞洋照給——你自己想吧！』

『誰拿了你的東西要絕子孫！』罷了忿忿地走出教員室來。

到晚上，罷了起初委實有些睡不着。

他想：『宋先生沒來由的冤枉自己做賊，真是豈有此理！誰不知我罷了在校裏十二年茅草都不隨便拿一根的！——但他一定要說我拿的也就罷了，罷了，罷了，我沒有拿也就罷了！』於是呼呼地入睡了，

第二天，教員學生都到齊，還沒上課。罷了送茶水到教員室。一進門，只見五六個先生們的腦袋聚在一塊兒，宋先生唧唧喳喳地在說話。大家一見罷了，頓時鴉雀無聲地把腦袋移了開來，目光集中到罷了的臉。罷了不由的心裏一陣跳，真像做了賊般的紅起臉來了。於是宋先生一聲淡笑，先生們不約而同地點着頭。

假使宋先生的個性，也和罷了一樣，那末，金戒指不見也就罷了，罷了說沒有拿也就罷了，決不會再有事的了。但宋先生不同，並且金戒指的價值在一個月薪水以上，關係非小。於是到下了第三課，特地把這件事報告了校長。

『罷了！』罷了正在做午飯，校長忽然到廚房裏來這樣地喊他，兩眼圓睜，臉

上青筋暴跳。『跟我來！』

『是，』罷了放下工作就走。

『宋先生的戒指你爲什麼不還他？』走到校長室，校長聲色俱厲。

『我沒有拿，昨晚已和他說明了，怎麼校長也來冤枉我？』

『我們證明除了你不會有第二個人幹的。賴可是不成！——我一向以爲你老實，誰知人不可貌相！』

『我實在沒有拿。』

『你說「是的」，也是你拿的，「不是的」，也是你拿的！』校長聲調更高，並且拍着桌子。

因爲校長的嗓子高，鬧動了外面的學生都聚到窗子上來看熱鬧。伶俐些的已打聽到罷了偷了宋先生的金戒指，於是：『不要臉，罷了偷東西，』的聲浪隔着玻璃

送進來。

『偷你的媽！』罷了回過頭來，狠狠地對着窗子說。

『不准胡說！』校長又高叫了一聲，『東西一定是你偷的。』於是窗外齊聲大笑。

『……罷了，就算我拿的就是了！』到這裏，罷了覺得除此就沒有別的辦法了。

『那末，快去拿出來！』

『我沒有拿。假使我家裏有這東西，我拿一個來賠上就是了，可惜我沒有。』

『還是刁滑，既承認了，還賴嗎？』

『我承認是承認的，拿是沒有拿。』

『放你的屁！——此刻去弄飯，等一下再和你說話。』

罷了昏昏地走出屋子來，一羣小學生跟在後面笑着說着。『罷了，你們要笑由你們去笑罷！』於是他回到廚房坦然的做飯去了。

等到校長決意辭歇罷了的差，已到散學的時候了。在先，又和宋先生經過了兩度的商量，但東西委實沒法子拿出來。善後的辦法是把罷了的工資——學校欠他的——劃到宋先生名下算抵償。

罷了吃了十二年的飯碗就從此擱了。

『罷了，你們不用我也就罷了！』罷了把一捲破棉被背在身上，跨出校門，太陽的殘光還在樹杪留戀着，那正是往常伴小校長玩騎白馬的時候呢。

小酌

我們的區長同一個地保靠在陸源盛當街的櫃檯上小酌。時間是下午的三點以後，冬天日子短，日影已移過屋脊去了。陸源盛不是酒店，是一家小小的南貨舖子，區長喝酒不上正式酒店而愛在陸源盛已不是一二天的事了。身為區長而再夾到一堆鄉下人中間去上酒店，豈非自失敬威，何況這樣又給陸源盛的老闆增了光輝呢？店裏有的是蝦米，干貝，天目筍，抓來下酒又便利又經濟，在這互相利用的局面之下，區長就養成了這習慣。

酒從隔壁萬泰叫來，掛誰的賬此刻還沒有分曉，但陸源盛的老闆儼然當着做主人的差，狗顛屁股兒似的忙着佈菜，燙酒，招呼萬泰的夥計。所以雖在地保的下手

預備着一付杯筷，可是忙碌得等于虛設的了。地保祇會抽烟，酒是不十分來得的，因為陪區長，不會喝也得喝，所以臉已有些紅紅的了。態度可和到鄉下坐首席時全不同啦，從皮膚裏擠出的笑容，永遠掛到油光奕奕的臉袋上。一面跟老關搶着給區長斟酒，一面揀到區長愛聽的話放到嘴上說；接着又放下酒壺，抓到一把花生，小心地剝去殼，把雪白仁兒，推到區長前面。區長是一個四十上下的中年人，紫糖色臉，魁梧身材，湖縐袍子，珊瑚結瓜皮小帽。任何一點都合乎一個區長的身分。

『行了，陸老關，別招呼再燙了！』區長伸了一個懶腰，順手把瓜皮帽兒拿下來放在櫃檯上。感到頭上癢，于是擠着眼，伸手去抓。一羣白色的枯皮就飛散了開來。

『我給你來，我的指甲兒長，』地保發現眼前飛舞着的枯皮，急忙放下花生，把手指伸給區長看。

『不敢勞駕，不敢勞駕。』話雖是這樣說，却把紫糖臉上的眼擠得更緊，半噙着嘴兒，頭側到地保這邊來像一匹馴順的貓。

『真的不要了呢，喝夠了，陸老闆，』停了一回，區長慢慢地張開眼來。

『再喝一斤，一斤，酒不壞吧？萬泰知道區長常要來喝，特地開的罈呢，的確確真紹興。今天我作東，賞個臉兒多喝一斤罷。』

『不，我作東，我來，我來，』地保從區長頭上拿下手來，一面繞出櫃台，做着預備到隔壁去招呼的勢子。老闆眼快，搶上一步，一把拖住，『不，我來，我來。』

區長很大方地看着他倆笑。

『別搶了，今天就擾了陸老闆的吧。都是自家人，還不是一個樣兒。』

『是不是，都是自家人，還不是一個樣兒？』話是對拖着的地保說的。

陸老闆勝利了。

『但，』區長笑着拍拍老闆的肩頭，『時常擾你倒有些過意不去呢。』

『那裏的話，那裏的話，人家巴不得請您老，您老還不要吃呢——哈，哈……』
區長也是一個仰天大笑。

後添的一斤來了。老闆似乎比先前膽大了許多，竟敢坐到地保下首舉起杯子來了。

『我說，老正，我們這一區，若是沒有像區長這樣的好人來治一治，不知會糟成什麼樣子，我和你別想過日子了！』

地保點着頭。

贊美區長而不直接對區長說，虧了老闆這苦心，所以雖拙于措辭，區長也了解他的好意，會心地一笑，接着道：『承你們說得好。我平生做事總存着兩個宗旨：

第一，祇要大家有好處，我自己不妨犧牲一些。第二，本地的錢，無論如何，不讓外邊人來刮了去，寧使在本地方上多化些兒。譬如拿昨天城裏下來的那個徵收營業稅委員來說吧，他起初要你們多少多少的，後來不是我硬不答應，結果減少了許多嗎？——你們知道那委員是什麼東西？」區長故弄關節，停着，喝了口酒，等嘴裏的一節天目筍嚼好，方接着道：「現在是委員了，哼，前年我在縣政府做事的時候，他不過是一個收發。收發是什麼東西？和門房有什麼兩樣。所以怎敢不聽我的話！」

「這就是您老大大的德政啊！誰不感激？我常說的，老正，我們的區長，真比老子……」老闊正說得高興，忽然覺得兩腿間有東西一攢，低下頭去，原來是一條黑狗，于是踢了牠一脚，罵道：「混賬東西，你知道誰在這裏，竟敢亂攢亂闖的！」

那狗吃了一腳，汪的一聲，夾着尾巴尖兒從店堂裏竄了出去。

『原來是阿黑！』地保眼快，知道是區長府上所養的阿黑，一面給老闆遞了一個眼色，『來，阿黑來！』

『咦！真的是阿黑呢。』區長也看清了。

『啊呀！』真像青天裏一個霹靂，『我沒喝醉，就連阿黑都不認識了。我原想別人的野狗那有這胆子！阿黑多乖，半天沒見主人，竟自己尋來了，好靈敏，好忠心的阿黑，來，來，』於是抓了四只挺大的蝦米丟了過去。

阿黑方始站定，用眼角望了一下老闆，低頭把四只蝦米吃完之後，頭也不回地去了。

於是三個人都發着笑。

『言歸正傳，老正，我說區長真是我們的老子，什麼事不把我們像兒子樣的

待，怕老子也沒這樣好！」

「陸老闖自然明白人，但沒良心的人却還在說我的壞話呢。我可也管不得他們，祇憑良心做事，也就對得住全區的人了，是不是？——你們看見昨天×報上的一段話沒有？」三杯下肚，區長想起心上事來了。

「那什麼東西，那什麼東西！真不怕天雷打！」地保激昂得像跟人吵架，「咳！可見現在做事不容易，主持了公道，就有不公道的人說閒話，別說區長，目今大中華民國的大官大府誰不給人說着壞話！」

「那種報紙我連正眼也不去瞧一瞧的，無非造謠生事——只當他們放屁！區長，不必放在心上，只當他們放屁——今天說得投機，再來一斤吧。」

這可真的不要了，天光又不早了，就會兒就要吃晚飯去了呢。」

「祇是一斤，一斤？」

「我看不必了，區長是爽快人，跟你是客不客氣的，明兒可以再聚，我知道區長等一下還有許多公事要辦呢，我們不妨再談一回兒，酒一定免了罷。」地保十分明瞭區長的個性。

「對的，談談吧，明兒再喝。」區長一手拿起瓜皮小帽來戴，一手伸到衣袋裏去。「怎麼忘了香煙？」

「有，有，」地保先掏出烟盒來。

「香烟嗎？這裏，這裏，」老闆也搶着送上去。

區長接受了地保的煙，在老闆手裏點上火。

三個人默着，悠然地噴着烟。

「啊，區長和老正都在這兒，」此刻從街上闖進一個烟容滿面，衣服破碎，聳着肩胛，無賴模樣的漢子來。

于是櫃檯周圍那平靜而閒適的空氣就立刻給這漢子破壞了。這漢子是陸老闖的表弟三官。陸老闖幼年早死了父母，家裏又窮，是三官的父親養大的。如今陸老闖已發財做了老闖了，可是三官已窮得成了這個樣兒。

陸老闖知道三官的大駕降臨，除了借錢是沒有第二回事的。俗語說的：不怕兇，只怕窮，況且憑着小時候養育的事兒上，他也沒有十分堅強的理由來拒絕他，所以一瞧見三官的影子就得搖頭了。這會子雖有區長在旁邊，膽子壯些，不像往日那樣惶恐，可是仍繃上了眉頭。

三官不作聲，輕輕地靠到櫃檯上來，祇望着陸老闖，他也知道他的來意是無須再說明的了。

「站過些，你既知道區長在這兒，竟敢這樣放肆嗎？」地保立刻記起了一個地保應有的威風，伸手推去開三官的膀子。

『是，是，我窮昏了。』三官倒退了一步。

『我問你，你來幹嗎？』地保是明白的，但仍這樣狠狠地問。

『還不是——』他接着把臉轉過來對着陸老闆，『老闆，如今我也祇好叫你老
闖了。快些兒吧，幫幫忙，還像上回的樣子，只借一塊錢，別讓我老站在這兒討爺
們的嫌。』

『你也得有些良心，上次到如今還不到兩個月，又來了。』老闆嘆了口氣，
『這會兒可得罪你了。』

『那末，我在這裏過夜就是了。』三官冷冷地笑。

『你又想放無賴勁嗎！』停了一下，陸老闆心想今兒旁邊有着仗腰子的人，再
不抖一抖威風等待何時，『我平時倒看着親戚分兒上，常幫你忙，你越發有了顏色
開起染坊來了。今兒隨你便，錢是一個沒有的。區長和老正都在這兒，倒要請他們

評一評這理。」

『好的，總算還記得親戚兩個字兒。還有呢，你知道你是怎麼長大的？這會子是財主了，別吃飯忘記了種田人，我老三問你借錢是說得出口的。』三官也並不示弱。

『隨你說吧！隨你說吧！』老闆知道區長還沒有知道自己和三官的瓜葛，聽他那麼說，想用高的聲音來掩蓋住三官的下文。

『啊喲，還了得！』地保的火有些按捺不住了，他既叨擾了老闆的酒菜，這火也有些不得不發。你這混賬東西，他又不是欠你的，就是借錢也得說和軟些。老闆，別借他，看他有什麼辦法來！有我們呢！』

『究竟什麼回事，老闆！』區長也不能再沉默的了。

『是，區長，』老闆想找這樣一個給區長解釋的機會。『這阿三是我的表弟，他

抽鴉片，不長進，——老正，別多心，我只說阿三——他把家產攪光了。我看着親戚分兒上常常周濟他，可是他竟成了例，三日兩天來索詐了，叫我也沒有辦法。」

「你怎麼好這樣不講情理呢？」區長側着腦袋對三官說，「他好意借給你些，你倒成了例了，真是豈有此理！」區長的臉一沉，使氣把手裏的烟蒂兒拋了出去。

「老闆，給他兩毛錢，叫他滾蛋。下次再來的話，你拿我的片子去報告公安局！」

「是，是，這樣費心了！」老闆又堆着笑容遞了一支烟過去，然後旋過身子來，立刻把笑容斂住，「聽見沒有，拿兩毛錢去，這是區長的面子，否則是不給的了。」他一面摸出錢來丟了過去。

「可是……」

「可是什麼？區長的話你也敢違拗嗎？」地保打斷了三官的話頭。「還不給我滾蛋！」

直到三官的背影在街轉角消失時，櫃檯上方始漸漸地恢復了以前的空氣。

『今天真費心了，區長什麼事都幫我們的忙，今晚越發賞臉吃了晚飯去吧，菜可是沒有，老正，你也別走。』

區長想今天早上太太和姨太太吵了架，此刻回去同桌吃飯，說不定那沒辦法的太太會給麻煩的。不如在這兒多耽回兒，回頭悄悄地攢進姨太太的房裏去，豈不省

事？

『也好，但又得叨擾你了，可別預備什麼東西，我們愈隨便愈好。』

掃帚星

一

『來，你也來靠着，我們睡了談。』

虹涇村的地保斜斜地躺在一張烟榻上，身子蜷着，像一隻風乾了的蝦米。放下煙槍，呷了一口醞釀的熱茶，然後移起目光來，對站在他面前的一個年青農夫胡全富說，話是同一口烟同時噴出來的。

『不，站着一個樣兒。』胡全富很有些受寵若驚的樣子，把籠在青布棉襖袖子裏的兩隻手，無目的地放下來。

『老相要你睡，你爲什麼不呢？』說話的是正在門背後對着一隻風爐燒茶的烟舖老闆，顯然在譏諷全富的不受人抬舉。

『好，好……』全富方始尖着屁股兒輕輕地坐到烟榻邊。

『你也睡下，睡下說話就方便，我還有許多話告訴你呢！』地保攔下一小瓢子燒得正泛着泡沫的烟膏，坐起身，張開手，做着要推他睡下的手勢。

『好，好……』全富把身子往後一仰。猛不防腦袋在高的枕頭上一撇扭，氈帽兒都擠到眼睛上來了，頓時想到這睡法不合式，一面伸手整一整帽子，一面輕輕地側過身子來。於是兩個人，以烟盤爲界，形成了一個不規則的圈。

『這才對了，這樣說話不更好？』地保仰起臉，對他笑，『你索興把帽兒像我的樣子，推到額角上來，否則邊兒會壓得腦袋生痛的——你們小夥子，不抽烟，不懂這過門，哈，哈——得啦！』

『我對你說，目今的地保，誰不把寡婦嫁人當作生意做？』地保一面仍燒着烟，『可是我不是那樣的人，第一，誰都知道我不愛錢，第二，我們又是兩代的交情，你父親在世的時候，我們還不是很要好的？如今你巴巴結結的積幾個錢能娶媳婦了，我幫忙還來不及，豈有想從中撈些油水的理？』

『我自然知道你老人家總是幫我忙的。只是要多少呢？』全富看着地保把烟塗到斗兒上。

『你明白更好了……』地保停着，使勁抽了幾口烟，『我實實在在替你們打算，少無可少是一百二十塊錢。』

『要這麼多嗎？』全富一怔，這數目似乎是在他意料之外的，『我本預備幾十元的事，怎麼一百還要出關？不能再少嗎？』

『這又不是做生意買賣，有討價還價的。我算給你聽，』地保放下烟槍，伸出

一隻手來，預備屈着指計數，『你娶了她自然要圖家裏太平的，那末她死鬼前夫處得請幾個道士唸三天經，十塊錢要不要？她跟了你去，家裏田無半寸，剩下七十歲的婆婆靠誰？要不要給她六十塊養老？爲了這事，幾位給你奔走的人，像這位老闆啦，還有些旁的人，要不要請他們吃支把香煙，少說些二十塊。還有街面上幾個耍光棍的弟兄們，怕每人分不到兩塊錢了。你看，一百二十塊說多了沒有？我是全給你白當差！』

『我可沒有這力量……』全富很爲難地縲了一下眉頭。

『別說客氣話了，』恰好老闆走過來，給地保的斗兒裏出灰，『既然老相給你打算，他豈會給虧你吃的？況且你和那娘兒早已情投意合的了，既然成一房親，還在乎區區幾十塊錢嗎？何況你有的是錢。』

『要是不相信我，』地保說，『一切可以自己去開發，也行。祇怕自己開

發，反不至這數目了。」

「我怎會不信你？不是我說謊話，我祇預備着八十塊，能不能……」

「這差得太遠啦，我也無能爲力了。不過，這女人錯過了是可惜的，什麼都來得，年紀又輕，模樣兒不必說，又不是貪吃懶做的貨，你此刻多化幾文，將來娶了過來，成家立業，難道不上算嗎？」

「話是對的，但這年頭兒怕借債都沒得門路——街上的弟兄們，能不能叨你老的光給他們說說看，請他們原諒了吧，祇好等明年春熟以後，我辦桌酒再請請他們？我不明白爲什麼人家娶親，一定要有他們的分兒呢？」

「啊呀，老賢姪，」地保從老闆手裏接過烟槍來，哈哈大笑，「你又說外行話了！你們年紀輕，那裏知道這世界上的道理。我問你，你看誰娶寡婦的跳過了他們的塔？說到做債，你家老娘舅，不有的是錢？你外甥去通融三五十塊錢，豈有不答

應你的理？何況爲了正當用途。」

「哦，是的，不過……」全富經他一說，恍然大悟，自己爲什麼糊塗到早沒有想到。

「不過什麼？」

「我這幾天忙昏了，我這件事還不曾告訴他呢，怕他要抱怨？」

「你此刻告訴他怕遲了嗎？我看你一定和他商量。總之，錢早備好，就櫃早成親。老賢姪，你等急了吧？哈，哈……准今兒就去，此刻還不到三點鐘。」

「好，去吧——老闖，今兒的烟錢是我的，」全富站起來掏腰包。

「不，不必，不必，你去辦你的事是正經。」地保却仍舊躺着毫無動靜。

全富把一塊雪白的洋錢遞給了老闖。

全富剛走了半條街，經過正興酒店的門口時，給一個很熟的聲音喊住了。抬頭一看，原來是費老懷。老懷裝着『爺們』的樣子袖着手坐在酒店的櫃台裏。

『那裏去，這樣忙？』老懷笑着問，『什麼時候請我吃喜酒呢？』

『什麼喜酒不喜酒的，你聽了誰的混話？我有些兒事，此刻少陪了。』全富想撇下他走。

『你打算瞞我？慢着，』老懷從櫃台裏伸出一隻手來把他拖住，『誰不知道，你們已經先行交易，什麼時候擇吉開張呢？』

『別打趣了，沒有的事——事情還沒有准，過幾天再說，有要緊事兒，讓我走吧。』

『這才夠朋友了——此刻可到她那兒去？哈，哈——可是喜酒別忘了我。』
『再說吧，再說吧，』全富像逃命樣的走了去。

三

全富進門時，他的老娘舅正坐在堂屋裏抽旱烟，老頭子一眼看見是外甥來了，急忙站起來道：『全富，你來得正好，我有幾句話問你。』

『什麼話？』全富倒呆了。

『坐下說，坐下說。』

『是。』

『我昨兒聽人說你要娶親了呢，有沒有這回事兒？』

『有的，正爲了這事，我來告訴舅父一聲，並且還有事和舅父商量呢。』

『聽說是娶黃家的寡婦，是不是？』

『是的。』

『哦——』娘舅蹙着眉毛慢慢地搖了兩下頭，『你說什麼事和我商量？』

『正爲了娶親，錢短了些，想和舅父借三五十塊，明年准定本利歸還。』全富怯怯地看着舅父的臉色。

『錢的事，等一回兒再談——我問你，你爲什麼定要娶她？』

這可把全富問糊塗了，囁嚅了一回兒，『論年紀，我也該成家了……我覺得那個女人還好。』

『還好，她是一個寡婦呢！爲什麼不娶黃花閨女而要娶一個寡婦？』

『她人很勤儉，就顧不得寡婦不寡婦了。並且，她待我很好……』全富立刻懊悔自己不該不自檢點說出了這句話，頓時臉紅起來了。

『她待你好，全富，不會同樣的待旁人好嗎？大凡寡婦沒一個不是楊花水性的，耽一回兒，你自願做這個東西嗎？』老舅父伸出枯黃的手來，把中指兒向前，

其餘的四只向後，晃了幾下，表示是烏龜。

『她似乎不是那樣的人兒。』

『哼，你知道，並且寡婦的命就沒一個是好的，命好了就不會做寡婦。你難道這幾年弄得順順手手的，想娶一個掃帚星來攪家不成？全富，你向我借錢，我沒有不借給你的理，不過，這件事還得仔細想想，我是不贊成你幹這件事的。天下的窩窿多得像蜂窩，你爲什麼愛揀人家……？』

『不過……』全富實在找不到一句適當的話來說，低了一回頭，『舅父，你的話很對，不過我已經決定了，似乎沒法更改的樣子。舅父，祇作我爲了別項用途，把錢借給了我吧？』

『借錢給你什麼不可以的？但借錢你成就你這樁事，我對不住你死去了的老子娘——這樣吧，你此刻或許還執迷不悟，你回去仔細思想一下，再和我來說。或

是問問旁人看，若是大家都說幹得的呢，你來拿錢，好不好？」

「但老相勸我娶得的。」

「老相，當地保是靠賣寡婦過日子的，他怎會賭自己的飯碗？你信他？——你不要如此性急，想上幾天，再說。」

四

胡全富是個沒有十分經過世事的年青老實人，別人的話永遠能給他一些影響的。他聽了舅父的話後，雖不至於立刻打消了自己的念頭，但他猶豫了。尤其是舅父那句刺心的話：「……揀人家……。」

他答應想一想再談。在舅父家吃了晚飯之後，回到家裏就考慮起來了。人是靜靜地坐在一個竹椅子裏，不想睡，默默地看着桌上一盞陰沉沉的煤油燈。全富生了

這麼大，從沒有這樣嚴重的問題使他操過心。

舅父所謂命不命的話，且不要管他。說她會變心呢，舅父全沒有知道她的性格兒。不過，不過，爲什麼男人要娶一個不是閨女的寡婦呢？全富也明白閨女和寡婦是兩件絕對不一樣的東西。一個人願意化錢買一雙人家穿過的鞋嗎？……

但她太好了。全富想起那女人的模樣姿態，沒一樣東西不使人不覺得可愛。又記起了她前天對他說的話了：「……你別哄我，我祇要能和你在一塊兒，便什麼都願，便死了也願，你別哄我……」……

假使她是一個閨女。夠多麼好啊！

全富反覆地想了整整的半夜，結果決定不理會舅父的話。仍舊要幹。但錢不夠却是事實上的困難呢。舅父那裏不必再去碰釘子了。於是想起現有着的八畝田，賣掉一兩畝不就成了？明兒找三叔去，他早不說過有人托他在買田嗎？

胡亂睡了一夜，全富一大早就急急忙忙地去找三叔。

『阿富來邀我們吃喜酒了？』三叔問。

『三叔如何知道的？』

『在這小小的村子上，還有怕人不知道的事麼？』三嬸母說，『不過，阿富，這件事爲何不早來跟我們商量一下子？』

『真的，阿富，我跟你嬸母說過好幾次了，我們都覺得你這件事有些不妥當。

我們叨長你一輩，年紀也大一些，經過的事情多，總覺得有些不妥當。』

『她是寡婦呢！』嬸母說時抿着嘴笑。

『是……』全富看風色似乎不便就說出來意來，『……人却極好！』

『事情不在人的好不好，再好些也不過是個寡婦罷了！我看你幹這件事是划算不來的。』

『人家娶妻成家，爲了要傳宗接代，這娘兒跟了黃四三年，連蛋也沒下一個，反把丈夫尅死了，你娶她幹麼？』孀母怒氣沖沖地說。

『對啊！』三叔拍手贊成。

『話自然是對的，舅父也勸我別娶，可是我什麼都決定了……』

『是不是？真心要你好的人都勸你別幹這件事！』

『但我什麼都決定了，』全富接着說，『如今因爲要一百多塊的開消，短着五十塊錢，所以特地和三叔商量，替我找個主顧，脫去一兩畝田湊數兒——我也覺得這事情，似乎有些不大妥當，但……』

『錢是小事，我借給你都成，』三叔說，『但我給你打算，總覺得不值得。天下娶寡婦的有兩種人：一，圖省錢，如今你不是說也得一百多嗎？這數目娶一個姑娘還怕不夠？還有，老頭子續絃，姑娘們嫌，沒法就弄隻二婚貨，你如今年紀輕輕

地怕娶不到姑娘？並且娶寡婦，人家說起來也不雅。你小夥子家，沒見識過那回事兒，跟寡婦軋妍頭玩玩是可以的，怎麼認真要娶起她來了？」

三嬸對三叔白了一眼，笑起來了。

「老實對你說吧，快別打這念頭。我知道你早跟她搭上了，是麼？那倒也不妨，玩玩就是了，別談娶不娶的，到將來好好的看上一個姑娘再娶是正經。此刻照舊跟她來往，還和娶了有什麼分別？怕誰來捉你的姦不成？既省錢，又得實惠，玩厭了撤下又方便。我三叔是不會給當你上的。賣田的事別談！」

全富雖紅着臉搖頭，但心裏未嘗不覺得三叔的話是一個好辦法！

「我看你聽了我們吧，」三嬸說，「將來後悔就來不及了。」

「啊！真沒有辦法！」全富無可奈何地站了起來。

五

「爲什麼大家都勸我不要娶她呢？」全富從三叔家出來，一面走，一面想。

他本預備跟三叔把賣田的事說妥當後，先去給地保送一個信的，此刻他懶得去了。田固然沒賣成，就是賣成了，也不見得再會一切都照原來的計劃了吧？

很苦悶地順着田埂踱去。全富經過老懷家的籬笆前時，似乎聽見老懷在裏面說到自己的名字。於是站定了。輕輕地隱在一棵矮樹的後面從籬笆眼兒裏望進去。看見老懷和幾個男人坐在太陽光下談閒天。

「……你們知道全富那小子要娶黃小寡婦了嗎？」

「聽是聽見的，怕不確。」

「誰說不確？全富昨兒親口對我說過。我看全富這個傢伙也變了，好好的竟想娶起寡婦來了！」

「人有了幾文，就會尋死的？全富就是一個例。」

『我不是咒他，他果真娶了呢，不是給那娼婦兒剋死，做黃四的替身，定會把家裏攪得一塌糊塗！聽說那女人是白虎？』

『……………』

『咳！』全富話是全聽見了，在籬笆外面嘆了一口氣。

六

幾天之後，虹涇村傳遍了一個驚人的消息，說黃四寡婦上吊死了。大家祇知道前一天晚上她曾和胡全富吵了一回很厲害的架。而最覺得可惜的是虹涇村的地保，白白的把一樁快入彀了的生意岔了。

喪事

總有好幾天吧，三婆婆老是這麼想：

『爲什麼越是這樣的荒年，合村子人也不死一個，要吃一頓暢暢快快的喪飯都不成呢？今年新正裏，誰的腸子都吃得膩膩的，偏有人死，如今肚皮貼在背樑上反沒有了。可見天下的事沒一樁能像我們意思的！』

借着別人家辦着喪事的時候，自己可以飽飽地吃一頓或吃一天，誰都覺得這究竟不是一個十分樂意利用的機會。何況三婆婆逢到田裏豐收的年頭，從沒有忘記趕初一月半上廟裏去碰頭的修福人。要不是過着這樣整天價祇有薄粥來漿漿肚腸的日子，怎也不會有這種傷陰隲的歹念頭的吧。她當然更希望有肥雞大鴨子的喜酒吃，

可是這荒年，該娶媳婦的都緩到明年辦，就是有，也得買頭買腳，送禮，這就爲難，因此也不敢想了。祇有死了人就不能等到明年開喪，挺乾脆，化一百個銅錢買一串紙錠，油炸豆腐青菜米飯就逃不了的了。

三婆婆那麼的想了幾天，說也奇怪，果真有一位知趣的汪五爹完成了她的願望了。

起初也沒聽見這老頭兒害病，等到那天傍晚大家知道，聽說已經不中用，只有出的氣沒有入的氣。誰也斷定他怎也挨不個明兒早晨的了。

論起親戚來，這汪五爹和三婆婆雖已沒法子攷究出輩分稱呼，可也不必轉十八個灣子就知道確是表親。就是不憑這親戚分兒上，向例凡是同村的人，誰都有拿一串錠去換一頓喪飯的資格。三婆婆聽到了汪五爹的消息，高興得了不得。當然，合村子高興的不祇三婆婆一個。當晚，她就從藏着的三百錢體己裏拿出一百文來交給

兒子，吩咐他明兒趕早上市去買紙錠。

一切都無須再準備，靜待汪五爹咽氣的消息傳出。

可是第二天，直到太陽爬上了屋脊還沒見汪家有什麼動靜。三婆婆熬不住了，親自蹣跚地往汪家來探看。

『如今怎樣了？』踏進門就碰到五爹的兒子惜官，三婆婆急忙縐上眉頭表示非常同情地趕着問。

『今兒倒好些，看樣子或許有些指望了——難爲你還親自來。』

『好些？』這可真有些傷心，『我們都是要好親戚，算什麼事。我心裏急得很，巴不得他立刻好了……』三婆婆還沒把這句和心裏恰好相反的話說完，就急急地望病人的房裏來。

汪五爹在床上有氣沒力的在斷斷續續的說話呢，還要了一口開水喝。三婆婆暗

暗的嘆了一口氣。

畢竟汪五爹是個知趣的漂亮人，他似乎不過跟三婆婆開一個玩笑吧了，到下午仍然伸腿去了。

三婆婆把這信息聽到萬分真確，一夜就不會好生睡覺。第二天起了身略略打點，就領着兒子媳婦孫子孫女兒恩恩投奔汪家來。那一股快活勁兒，她幾乎疑惑自己是吃喜酒去的。她本想呼了那匹黑狗同去，但臨出門時，那黑狗自己作死，不知上那兒去了，三婆婆一想喪家飯是要趕早的，別自己脫了卯，於是抱怨了兩聲也顧不得那背晦的畜生了。

到了汪家，就聽見裏面哭聲震天，幾間屋子裏早黑壓壓的滿是人，院子裏也有許多人忙忙碌碌地來來往往。三婆婆站住，正從煙霧迷漫的人堆裏東張西望，想找一個本家人交掉手裏的紙錠時，忽然腿上給一樣東西一衝，低頭一看，原來是自家

的黑狗。牠倒先來了呢！三婆婆贊嘆着這畜生的乖覺，心裏想笑，不提防有人拍了她一下肩頭。

『三婆婆，難爲你了。』

三婆婆一驚，抬起頭來，原來是五爹的弟媳汪六嫂。穿着孝服，一對眼睛哭得紅紅的。三婆婆急忙縐起眉頭，道：

『啊喲，六嫂，怎麼五爹到底上了天了！我昨兒來看他還是好好的。咳！這樣一個好人，真是老天沒有眼睛……』三婆婆霎了霎眼皮，希望有一滴眼淚掉出來，到底沒有，但仍舉起袖子擦了一擦。

『可不是——倒是這年頭，三婆婆你是知道的，人倒了下來，那一項不要錢，他兒子媳婦真急死了呢。總是家運不好。這會子你隨意坐吧，我還有事不陪你了，』六嫂接過了紙錠，又道，『我家人手少，等下子要是有事還得煩你幫幫忙

呢。』說完就恩恩的去了。

三婆婆領着兒子媳婦們先到靈前確乎非常誠心的碰了頭。然後繞到那塊遮着的白幃子後面，想去哭喪，一看裏面有七八個娘兒們在哭着呢，因想，這會子不必去趁熱鬧，等一下再說吧。於是走到隔壁那間屋子裏揀了一條櫪子坐下，就跟在座的娘兒們攀談起來。

『我說，汪五爹倒是有福氣的，這年頭活着也沒趣，成天愁吃愁穿的，不如伸腿去了，一切不問不聞。我們要死都不能死呢！哈……哈……』三婆婆立刻想到笑得有些不相宜，急忙斂住笑容，舉眼一看，幸而沒有本家人，這才放了心。

『三婆婆的話一些也不錯，我真覺得不如死了痛快。』對面的徐龍娘子說。

『可是死的人雖什麼都不知道，活的人却不好受呢，就像五爹這樣一倒，不知惜官夫妻倆要打多少飢荒！你們看見惜官沒有？我知道他今兒忙，還沒去煩擾』

他。」

「還不是的？我剛才碰到借官，慌得那可憐樣兒！」

「那末，你知道，他如今怎麼料理的呢？不是連棺材都有了嗎？」

「幸而他家今年多收了些黃豆，豆腐自己做，可以不要擔心。米店裏肯賒。到底他家田多，比人強些。昨兒借官到鎮上把五畝田押了三十塊洋錢，所以棺材也有了。這年頭真是死人都死不起的了，只有三兩畝田地的人家，倒下一個人來，怕沖了家還不穀！」

「總之，做人難，做窮人更難……」三婆婆正有一番大道理想發表，忽然坐在她旁邊的陸全寡婦拉了她一把，打斷了話頭。

「什麼時候開飯呢？」陸全寡婦怯怯地問。「我委實餓得很。」

「快了吧，急什麼！」

大家都很留心地聽着這答案，似乎陸全寡婦是代表着大家問的。

『你們哭了喪沒有？』談到吃飯，三婆婆就想起這樁還沒有盡的義務來。

『沒有。』

『那末回去吧。』

六七個娘兒們讓了一回陸續地走進孝堂，就蹲身在死屍旁邊號哭。陸全寡婦想到了已死的丈夫，徐龍娘子想到了家裏只剩一斗八升麥子如何過冬，真的掉着大把大把的鼻涕眼淚。三婆婆是此道的老手，一生不知哭了多少喪，只須掩上袖子拉開嗓子就像唱戲那樣號出熟練的調子來。

大家正哭得有勁，只聽見外面一疊連聲的嚷着開飯。三婆婆在靠外面，聽得真切，立刻停了哭聲抬起頭來，拉了身旁的那人一把。可是大家早不約而同的連眼淚都來不及擦，搶出孝堂去了。

『諸位親戚長輩，別讓吧。你領領頭，三婆婆，去坐吧，去坐吧。』汪六嫂拍着三婆婆說，『沒什麼你們吃的。』

『好，好，好，我們再老實也沒有的了。』三婆婆一面說話，一面已揀定了一個坐位。

面前是熱騰騰的菜和飯，看着眼睛裏幾乎也會淌口水。陸全寡婦拿起飯碗來，先打了一個噎。三婆婆舞動着筷子，看看汪六嫂已經走了過去，就不慌不忙地從懷裏掏出一張草紙來，先夾了三塊油炸豆腐包好仍又揣在懷裏。大家都羨慕她這樣有準備，如今懊悔也來不及，祇有筷頭帶緊，來補償這損失。四個碗子，經不住七八雙貪婪的筷子的侵略，沒一會兒就全空的了。於是大家輪流着把汁水澆到碗上，又吃了兩碗白飯，方始慢慢地離開桌子。

『我還沒吃飽呢，怎麼就散了。』陸全寡婦抱怨地對三婆婆訴苦。

『那邊一桌不是剛開的嗎？你再吃去，快！』

一句話提醒了她，急忙奔了過去。三婆婆齜唇咋嘴地看着她那饞勁兒幾乎笑出了聲。

站着看了一回一桌又一桌的吃喪飯人，三婆婆就蹣跚到後面的廚房裏去，只見六嫂的兒子福官親自領着十來個幫忙的親戚朋友們在料理，手脚不停，忙得滿頭是汗。

『今兒辛苦了，』三婆婆跟福官打着招呼。

『還好，三婆婆。』福官正在炸着豆腐，回過頭來說。

『你炸的豆腐真出色，』三婆婆稱讚他，一面爲了要證明這句話就在旁邊一隻碗裏順手揀起一塊往嘴裏送，『——我倒不知道你有這能耐呢，小夥子，出色！』

三婆婆閒話了一會又到別處轉動了一下，方才覺得肚子裏漸漸空鬆，於是重又

揀到一隻桌子挨了上去。

直到中午過些，這一席早飯還沒有發完。看樣子似乎永遠不會有個停止。於是廚房裏的福官先著了慌，急忙來報告他嫂子。

『這怎麼辦，這會子死人還沒攔到棺材裏就吃了兩石多米，四十多斤豆腐。你快去找你娘來商量。』惜官媳婦手足無措地說。

福官把六嫂找了來。

『這是沒有法兒想的。俗語說這叫做火喪，死了人原該像天火燒一樣的遭殃，祇好憑他們吃去，急也沒用。』

惜官媳婦一面聽着，一面心裏想：米是賒來的，到年底結賬不知要怎樣打飢荒呢！於是一陣心痛，一陣惶急，撇開了她叔婆跳進孝堂呼天搶地的哭了起來。

六嫂聽她姪兒媳婦哭得淒涼，也忍不住陪着落了幾滴眼淚。心想，這樣總不是

事，說不得祇好老一下臉皮看，於是走過去對着那些圍着桌子等開飯的人們嚷道：

『各位幫幫忙吧，如今時光已經不早，馬上就得入斂了，這一席飯祇好等晚上再開。並且原沒料到親戚們都看得起我們，到得這麼多，東西少備了些，這會子還得派人到市上去添——幫幫忙罷——』

『我們也吃昏了，真是入斂的時候了呢，晚上開吧，晚上開吧。』三婆婆是第三次上席，能開出來呢，原是意外，如今眼看沒指望了，就順水推落船的站了起來。

大家也就咕噥着逐個兒讓了開去。

惜官媳婦收住哭聲，領着人料理妝裹入斂。等到大家把汪五爹的棺材送出大門，落了葬，看看天色已快夜了。大家頓時想到何以今兒一天過得特別快，雖有些惋惜，但夜晚就在目前也就寬了懷。

吃晚飯的時候，三婆婆的胃口到底沒有像天裏那樣好，雖自己勉勵着自己，踴躍程度總差了一些。

『油水太少了，』她夾了一筷子青菜，竟發現完全是白水煮的。『論理汪五爹是六十多歲的人，喪飯也該用葷腥的了。』說着搖搖頭。

同席的人都覺得三婆婆的話有見地，爲什麼沒有葷腥呢？各人的心理就有點兒若有所失。一席晚飯草草吃完，大家還沒有忘記葷腥的話，於是把一種快快的心理帶回了家裏去。

三婆婆上床脫衣的時候，從懷裏掏出那包着的三塊油豆腐來，小心地放到枕頭旁邊，心想：

『雖沒有葷腥，村裏能天天死個把人也就能啦。』

桂 桂

桂桂進了黃家的門，到第五天，六十八歲的太婆婆坐在院子裏的太陽底下就跟她媳婦兒嘟囔起來了：

「大娘娘，這樣荒年荒世，家裏已有這幾口人，一家子顧一家子的事還顧不來，幹麼你們又鬧起新花樣給林林領起媳婦來呢？難道我們今年十五畝田裏總算打了十擔穀子，比人強些，不想個法兒攪完了是不能安生的嗎？就是要領也得等過了這年頭。十三四歲的毛丫頭，正在長頭上，吃東西就得比上我們兩個老婆子。也沒算個命兒，瞧瞧有沒沖碰。自然你們有主張，先前也不跟我商量一下子，人老了，什麼都不在你們眼裏！」

「娘，你弄錯我們的意思了。」她媳婦正收拾着散在地上的乾草，聽見婆婆這樣說，就從草堆裏仰起臉來，拉着嗓子道，「可不是爲了荒年才領的，她家窮得飯都沒得吃的，既攀了親，就是我們的人了，聽着她在在家挨餓不成？她來了也不是白吃的，多少事都有了幫手。這會子不領，過幾年人家給你養大了也不是可以白娶的，這樣一來將來聘禮什麼都可以省了，難道我們真是沒划算的不成？偏你有這麼多的嚼蛆！」

「哼！你的算盤還會不行！多了一個人，你跟我作起對來，就多了一支臂膀，打量我不知道，我老了，也祇好聽你們欺侮去！」

「我們爲什麼要欺侮你！」媳婦急得直跳起來，「我們那一樁事兒欺侮了你？吃得飽，穿得暖，那一點子委屈了你，待虧了你？成天老封君樣的籠着手兒茶是茶飯是飯的，還有的沒的說上兩車子閒話。做人也得有個知足。可惜你沒福氣，但凡

生了一個做官做府的兒子，架子不知要搭到那裏去了。你瞧隔壁陸炳的娘看，年紀比你大兩歲，一天到晚馬不停蹄的幫着兒子媳婦們田裏屋裏不知要做多少事兒，有時還吃了朝頓沒夜頓的，如今天涼了，還不仍是那件破布衫兒，那有你這樣單是單夾是夾的！」

「啊喲，大娘娘，我不過隨便說句話兒，你犯不上拉三扯四的排揎我。難道你們養活了我，我就犯了法了，說句話兒都是錯的了。這不是欺侮我是什麼？」老太婆的下巴咯兒氣得直抖，兩排肉牙不住的碰呀碰的。「我老了，自然祇好由你欺侮去。不過，今年六十八歲，不見得還有六十八年活，你也修修福，耐着些兒。眼前也有着媳婦了，別到我這年紀，現世現報！」

媳婦知道她婆婆的脾氣兒，沒事還磨上半天牙，這會子越發有得說了。成天價吵着嘴給街坊鄰舍聽着也不雅，于是耐着性兒只顧做活，裝作沒聽見。

『我倒要請大家評評這理，我錯在那一點兒。自家都愁着沒日子過，反領起媳婦來。——不聽老人言，一世苦黃連，瞧你們有安生日子過。』老太婆賭氣站起來搖搖擺擺的往屋子裏跑。

恰好桂桂打掃好了屋子，跑到外面來。兩人在門口相遇，她太婆婆迎面站住，鼻孔裏哼了一聲，對她瞪了一眼，才咕噥着往裏面去了。

『這婆子多早晚……』黃雪娘子還沒把話說完，一眼瞧見桂桂來了，就轉過話頭，『都是爲你——還不給我來幫着理柴草呢！』

桂桂一些也不明白爲了她什麼呢。看婆婆和太婆婆的神氣總有些不對勁兒。過去的五天什麼都是好好的，就是太婆婆一天到晚罵人也沒罵到自己頭上來。這會子爲的什麼呢，別自己有了錯兒不成？又想什麼都是小心着的。她不敢細問，硬着頭皮怯怯地走到婆婆身邊來。

婆婆半天沒開口，桂桂才放了心。收拾好柴草後，又幫着婆婆去淘米做飯。

這幾天，每到在廚房裏做飯的時候，桂桂真是快樂極了。在娘家，桂桂跟着寡婦母親兩口兒討着飯過日子的，一些殘的，冷的，餛的都好容易才得到手。如今鍋子裏隨着熱氣蒸出來的香味兒，聞着都是舒服的呢。一想到等會子還有一碗青菜，蒸鹹魚乾或螺螄時，口水就禁不住湧起來了。

把筷碗放好在桌子上，桂桂的公公和自己差不多年紀的丈夫小林，都從田裏回來了。一家子聚了攏來，各人自己裝了滿碗的飯坐到那只白木桌子上去。桂桂初來的三天是跟大家同時坐上去的，並且頭一天婆婆還親手夾着一塊鹹魚背兒送到她的飯碗上呢。但從第三天起，婆婆吩咐她得先給六歲的一個小叔子餵過後才可以上桌子來。這也沒有什麼，反正有着自己的分兒，不過略遲會子，在旁邊看着旁人扭着嘴巴，稍微覺得喉嚨裏有些癢癢的罷了。

『阿雪，』老太婆拿起飯碗，話先來了，『如今家裏添了人口，又是逢着這樣的荒年，我看你們怎麼辦哇！』

黃雪娘子從眼角上瞅了她丈夫一眼，又把下巴兒對着老太婆一扭，丈夫會意，于是兩個人吃着飯，誰都不作聲。

『我家雖比他家多收了一些，但去掉租米能有幾多剩的？添了人又吃什麼東西？我剛才和大娘娘商量，她倒着實搶白了我呢。人老了，隨你們蹣到泥心肝裏去也沒法想。』

她媳婦鼻子裏輕輕地哼了一聲。

『娘，別嚕噓了，吃你的飯罷。』黃雪說。『荒年有我們呢，你別操心，總不會使你挨餓的。』

『說得好聽，有了老婆，還有什麼娘在眼裏……』

桂桂上桌子來吃飯的時候，大家已經走開了，只剩老太婆一個人，一面咕嚕着，一面貪婪地大筷大筷的把菜夾到飯碗上去。桂桂明白剛才太婆婆的話是和自己有關係的，於是心裏忐忑着，不住地偷瞅着她。

『你幹麼偷看我！』老太婆沉着臉嚷。

桂桂嚇了一跳，險些兒把手裏的飯碗都摔了。

『誰禁着你不吃呢，定要做出這養媳婦臉兒來！』老太婆接着嘮叨。『我原說討飯人家的丫頭，是什麼好東西呢！』

桂桂放大膽子默默地吃了兩碗飯，本想添第三碗的，雖做了一個勢子，仍放下飯碗走了。

『什麼，你走了，』老太婆恰好也放下飯碗，『你走了誰收拾？我說了 you 一句，你就賭氣，倒看不出你有這麼大氣性。要這樣的裝起千金小姐的款兒來，這屋

子裏越發有得給你過日子了。」

已經到了門口，桂桂急忙回過身來。雖是在家時母親囑咐過，祇要有飯吃，挨幾句罵是不打緊的，可是心裏仍不免覺得有些委屈似的。紅着臉收拾了桌上的篋碗，飛也似的逃到廚房裏去了。

從此以後，給太婆婆罵已算不得一回事了。但在一個月之內，桂桂也挨了兩次婆婆的巴掌。一次是洗碗時碰了一隻角，還有一次是領着小叔子在院子裏玩不留心摔了他一交。

『你這小蹄子，天天給你雪花白米飯吃飽了，越發靈魂兒不在身上了。我領了你來，像背了一筆債，天天受老婆子的氣，你還不給我爭氣，自己現世打嘴。真是扶不上樹的癩咯巴！』

到了陰歷的十月，桂桂進門已有一個多月了。忽然她的公公生病了。先幾日說

是週身沒勁，飯也懶怠吃，在家裏提着旱烟袋兒耽了幾天，接着就發熱躺到。老太婆方始沒興致罵人，合家都惶恐起來。那晚，他老婆買了紙馬，親手悄悄地在後門口化了，第二天却仍沒動靜。于是老太太提議非到算命先生那兒去占一個卦不可的了。

那天，黃雪娘子去占了卦回來，一進門，滿臉的怒容，一眼看見桂桂，尖着手兒直戳了過去，像一枚爆發了的炮竹，嚷道：

『哼，都是這小蹄子！』

『怎麼說？』看媳婦的樣子，心裏雖明白了一半，老太太仍這樣的問。

『算命先生說家裏有人的八字不對，給沖了，得預備三牲請六個道士來解解星宿。你想誰的八字不對！』黃雪娘子氣呼呼地坐了下來，用眼瞪着桂桂。

桂桂嚇得臉變了色，怔住了。

『我原對你們說的，你們不信我的話，如今可不是應了？』老太婆心裏頭比兒子的病立刻好了都快活。『也沒聽見領媳婦不算一個命兒的。』

『可不是，』媳婦心裏大大的懊悔了，到底老婆子有見識，自己知道沒法子跟她分證，『但如今說也沒用的了。我原爲了她家窮，誰知道會出這岔子的呢，可見做人是好心不得的。』

『啊啾……大姑娘，』老太婆越發得了意，『你有多少年紀能知道多少事兒。花子家那裏有好命的人，麻雀窩兒裏也沒聽見出過鳳凰。你們從前攀這門子親我心裏就不自在。難道我們有田有地，怕林林討不到老婆嗎？但凡好命的人也不生到花子家裏去了。這會子要是阿雪好了便罷，否則跟你娘兒倆算賬。』

桂桂在旁邊聽着，知道自己又犯了一樁天大的罪過了。到吃飯的時候，她提心吊膽的捱上桌子去。

『不得好死的小東西，還有臉來吃飯！』婆婆順手就是一個巴掌打了開去。

『我……我不知道……』桂桂捧着臉哭。

『好厲害，竟回唇答嘴起來了。』老太婆在旁邊說。

婆婆又是一掌。

出賣了三擔穀子，黃雪娘子忙着買三牲，請道士，總算把一件公事辦妥。說也奇怪，隔了幾天，她丈夫的病果真漸漸地好了。

黃雪的病復了原，可是大家憎恨桂桂的心卻沒有復原呢。打或罵，全看大家的高興，什麼事都得歸罪到她，什麼氣都在她身上來出。罰着沒有飯吃，也成了一樁極平常的事了。就是有飯吃的時候也是極少的幾頓是放她吃飽的，往往無緣無故地篋碗會給奪了去。

于是桂桂重又過着在娘家那樣的捱餓日子了。但餓着還不能像在家時那樣的安

逸，婆婆太婆婆迅雷疾閃似的吩咐着做這樣做那樣。有時，桂桂拭着由飢餓激出來的眼淚，提着一桶水或是旁的重東西，一陣的頭暈，覺得天地都在旋轉了。

婆婆在先還是比較慈悲的，自從公公病後就比誰都刻毒了。她特別細心，凡是吃殘的冷飯，鍋巴，菜，甚至一個生蘿菔或芋艿，她都親自收拾到一口小櫥子裏，加上鎖。因為她發現桂桂曾在廚房偷過東西吃。

秋深了，桂桂仍是初來時的那件單衣，這單衣覺得一天寬大一天，更擋不住寒氣，成天的打着抖。

某一個下午，桂桂在後院裏洗衣服。從昨兒中午起還不會有東西裝進過肚子，自己覺得身子輕得像一張紙，肚子裏骨碌骨碌地有東西在東跳西竄似的。偏是這樣陰沉沉的天，風是冷的，水是冷的，眼淚滴到臉上來也是冷的。

這幾天桂桂老惦記着一樣東西，那是她前兒給太婆婆曬被時在她床上發現的一

個紙包。當時沒有敢動手，連發開看一看都不會，可是那紙包外面有着油漬，說不定是吃的東西吧。在這飢寒交迫的時候，那紙包又浮現在她的眼前了。

鼓着一百二十分的勇氣，桂桂一陣子的心跳，但總也按捺不住，她從水桶裏伸起手來，在破袴兒上擦乾了手，站起來溜進屋子去。

屋子裏沒有人，她知道他們全在前面院子裏做活。太婆婆呢。于是躡手躡腳的走到門口，遠遠地偷望了一下。太婆婆也在外面跟一個過路的女人閒打牙呢。

桂桂才放心的走進了老太婆的房間。

紙包兒打開了，呈現在桂桂驚喜的目光前的是一條一條生了霉的年糕啊，怔了一怔，拿起一條來放到嘴裏使勁咬了一口。那末的乾和硬，她却一股勁兒吞了三條，覺得世界上再沒有比這個更好的食物了。

她剛拿起第四條來的時候，忽然聽見外面有婆婆的聲音。這才慌了，怎麼辦

呢，放下了抖抖的手，嘴裏留着的一口糕也忘記了咀嚼，只是發呆。

『房裏是誰？』

桂桂全身發抖，呆呆地看着眼前那打開了的紙包兒，仍想不出一個辦法來，她昏了。

『哦，是你——在幹什麼？』婆婆已跨了進來，她用驚疑的眼光打量着這鷹爪下的小雞似的桂桂。

桂桂縮着頸子，把一只手護了腦袋，扁着嘴巴，映着眼睛，除了靜待她婆婆拳頭的降臨外，她確實沒有別的法子了。

可是婆婆並不就打下來，把目光放過桂桂，却驚異地發現床上那包糕兒。

『這是那兒來的？』她指着問。

『這……這……』

『你說！』婆婆這才使勁的一拳。

桂桂哭了，一口子的糕隨着聲音滾了出來。

『說！』又是一拳。

『就……就在……這兒的……饒了我吧，我下次不……』

『好的，』婆婆伸手提了桂桂的耳朵，往外走。『怪道今年年糕短了許多，原來給老太婆藏起來了。這會子小賊偷起老賊的東西來了。這屋子真成了賊窩兒了，都是不要臉的東西，尤其是你，你這個……』拖到外面，婆婆的右手一放，伸起左手一個巴掌把桂桂打到了地下去。

桂桂伏在地上哭，不敢起來。

『什麼事啊？』老太婆也進來了。

『她偷你的糕呢，你的，』黃雪娘子特別把你的兩個字冷冷地重說了一遍。

「什麼糕——」老太婆想了一想，想起來，心裏覺得有些兒慚愧，於是半天說不出話兒來。

「我說，娘，我們吃東西也沒瞞過你一遭兒，爲何這樣偷偷摸摸的呢？藏着藏着壞了也罪過。」

「啊喲，大娘娘，你說我是偷的嗎？也沒聽見娘拿了兒子的東西算偷的！我怕一時餓了你們照顧不到，放着應急兒的——總是這小雜種，總是這小雜種……」

老太婆一肚子的羞憤，搶上前去，抓到一根門閂，夾頭夾腦往桂桂身上打去。

桂桂哭着滾着，黃雪媳婦在旁邊冷地猶笑，不作一聲。

蕙 姨

一

新鮮栗子上市了，C……城的小姐少爺們又動了出北門的興致。

北門外是一脈和小姐少爺們一樣美麗玲瓏的虞山。那是在城裏都望得見的，現在已改了秋裝，不要以為是秋，虞山的秋是不會蕭瑟的，雖不若盛夏時那般嬌豔，但滿山開着如火如荼的木樨花，那色和香會給人另一種的迷醉，加之山腳下的幾家栗子園，成熟的果實已纍纍地懸在枝頭，你祇要化幾個銅子，園主人會現摘幾枚下來，除去了外殼給你。你一壁吃着那象牙色又香又甜的仁兒，一壁望望那白雲鎖着

的松林，或看看山路上來來往往的行人，已夠有趣；更不必坐在山石隱處，煩你愛人的纖指，剝着栗子，餵你吃，雖然多了一些脂粉的香味。

蕙小姐在夏天的炎威下，困得太久了。雖曾冒暑到藕渠去看過荷花；鼓着勇氣，爬到寶嚴去嘗過水晶楊梅，那時委實太熱，總有些掃興。現在好了，秋雨初晴，把虞山已洗刷一新，涼風吹來，有些微嫌紗綢衫子太薄了。去啊，多麼適宜於遊山的天氣啊！

「明哥，今天總要陪我出北門去的了？你看這是再好也沒有的天氣。」蕙小姐張開滿塗着牙膏的小嘴唇，對坐在沙發裏看報的明說。

「你老是這樣性急，等天再涼些不更好嗎？快些梳洗吧，你滿嘴塗着牙膏，像個什麼樣兒！」明低下頭笑了。

「總是等，等到木樨花兒謝了，有什麼意思！」蕙小姐使氣了，聲音同着一口

漱口水用勁地同時吐了出來。

「去也好。不知漱也有興致嗎？」

「理她呢，她老是那古怪脾氣兒，她不歡喜熱鬧，難道我們也跟着老守在家裏嗎？她不去，我們自會去。不然，你得做主張，真的一個男人一切都要聽老婆的調度嗎？羞，羞！明哥怕老婆，明哥怕老婆！」

「好了，好了，別這樣的利嘴，將來你嫁了一個壞脾氣的姑爺，看你依不依！」明噉噉地笑了。

「呸——」蘆小姐的臉上，已泛出桃色的紅暈。

「明 你在笑什麼呢？」明夫人嫵嫵地從房裏走出來，「可能說着聽聽，讓我也笑一笑呢？」

「理他呢，狗嘴裏落不出象牙！」蘆小姐岔出來說，臉上的紅霞還未散盡。

「漱，剛才蕙弟說我怕你呢，我希望她將來嫁個壞脾氣的姑爺，才吃不了兜着走呢！」

「阿彌陀佛，活該！小蕙，誰叫你暗地裏打算我，你可沾得了便宜？哈，哈……」

「誰和你們說話，你們總是一夥兒的——正經問你今天出北門去不去？」

「我這幾天，身體乏得很，不能去的了。」

「明哥，你怎樣？」蕙小姐的小嘴撇起來了，「她不去，你當然也不去的了？算了，難道我一個人不能去嗎！」但她仍向明擲過一個美妙的睨視來，意思是在探聽他的回話。

明默然，抬起頭來，偷偷的瞧着夫人。

「明，你陪小蕙去吧。她老是那不安靜的性兒，回頭不依她，又要惱氣呢！」

漱這樣的說。

『好了，明哥，』蕙小姐得意地笑着，『現在聖旨下來了，該決定了吧？』

『還是這般利嘴，誰說過不去來，你既是這樣，我真的不去了！』明裝着一派正經的樣子。

『哦，我不說了！明哥，我再也不打趣你的了！』蕙小姐扭股糖兒般的纏着她的姊姊，『好姊姊，你叫他同我去罷。』

『那末，你答應我給我做的手帕兒，上午完了工，下午才陪你去！』明笑了。

『一定給你做，但下午可別失信！我立刻就動手。』蕙小姐燕子般的飛到房裏去了。『咳！倘使明哥做了皇帝，漱姊姊怕要垂簾聽政呢！』

蕙小姐回到自己房裏來，在沿窗一隻花木梨書桌前坐下了。桌子上堆着各種的文具，書籍，和雜亂的零星物件，正對着她的座位，一張六寸的像片，這是蕙小姐

新近去照來的；她非常愛牠，每次坐下時，就會惹她的注意。她已忘記了自己所要做的工作，又呆呆地對着那張像片了。她細細地端詳着，這照裏的人兒，她覺得似乎是另一個自己，她那斜坐着的姿態，那燙成波紋的秀髮，那修眉，那媚眼……一切都美麗而動人，她不禁捧過照片來，輕輕地吻着，臉上露出快意的微笑。

停了一回，蘆小姐下意識地把照片放在原處，回過頭來，拈起桌上一塊未完工的手帕，整理着針線，想動手了，但不知怎樣的心上突然浮起一種近乎落寞的哀感來。

近來，總是這樣的，當蘆小姐獨自在房裏的時候，總感到一種不可形容的不洽意。自己像置身於一個沙漠裏，屋子裏的一切，都不像從前那般對着自己親熱了。蘆小姐輕輕地嘆了一口氣，舉目在屋子裏溜過，床前陳列着的那些西洋的瓷偶，也帶着一種冰冷冷的神氣，化妝品的瓶子，似乎也都伸長了頸子，對她在猶笑；未

了，連那六寸相片，也表示着一種神祕的敵意。蕙小姐丟了那塊手帕，站起身來，鬱鬱地望着床上倒下了。

仍舊一百個不滿意，她不耐煩地伸出手來，用力搔着頭，頭髮散亂而震動着，像風前輕舞的一朵黑色蟹爪菊。當手一上一下地動着，那隱伏在薄綢衫子裏的一對乳峯，也按着節奏地跳動着。

受着一種驅使似的，她垂着雙眸，不瞬地注視了胸前一回兒；忽又霍地翻身向裏，蝦一般地蹣着身子，移手捧住了那胸前柔而富有彈性的二塊，這二塊的中間，有一顆別別地跳着的心。若有所失般的，她又嘆了一口氣。

半嚮，她翻過身來。還是覺得不自在，她像缺少什麼東西似的，但連自己都有些模糊，所需要的是什麼！這種不安的情緒，在蕙小姐過去的十六年中，她從沒有經驗過的，她自己覺得近來變了。雖然，從前她有時也憂愁過，不是爲了自己的夾

衫給裁縫做長了五分，就是爲了烙鬆了的頭髮，沒三天就恢復了原狀，但現在的煩悶，決不是爲了那些，這情緒太恍惚，太不着邊際——並且，不能說一定是愁，其中也有喜的分兒；不能說一定是苦，其中也有甜的味兒。

『自己近來的確變了！』

她從裏床翻到外床，更從外床翻進去，床太大了，空落落地，不知怎樣才好。終於她覆着身子，緊緊地壓在褥子上。當身子微一轉動時，那床墊的彈簧不住地往上跳着，使她感到一種說不像的感覺；她像發現奇蹟般的，把身子有意地動着。

『我羨慕姊姊……』她終於找到所謂變的原因了。

蘆小姐的腦膜上，于是又浮現起昨晚那個夢境來。

真的，她昨夜做了一個奇怪的夢。她恍惚地在一家從未到過的人家，那裏有高堂大廈，有小榭幽軒，住着很多的人，但除了他家的一位九小姐外，其餘的人，她

一個也不認識。她似乎特地來看這位九小姐的，和她非常要好，兩人形影不離的在一起。有一次，她倆在園子裏花蔭下談着心，但不知怎樣這位九小姐已變成了從前在學校裏時和蕙最相投契的清了。蕙小姐非常歡喜，因為和清相別已多年了。

『啊，清，你爲什麼懶得連信都不給我了啊？我總想不到現在會遇見了你！』
蕙像從前般的倒在她的懷裏說。

『我究竟是誰？蕙，你又在淘氣了！』

蕙小姐一呆，覺得清的聲音變了，不禁抬頭起來，細細地一看，驚駭地叫道：

『啊……原來……是明哥……怎麼會……變了你？……』

.....

蕙小姐伏着身子，細細地體味這過去的夢境。奇怪的九小姐，怎會變了清呢？于是她又想起了和清的過去，在縣立女子中學裏，寄宿生都是一對一對的，她和清

是一對兒，一床兒睡覺，一桌兒吃飯，她會緊緊地抱過她的纖腰，她會深深地吮着她的舌尖……哦，怎樣又變了……明哥呢？哦，明……

『蕙弟，你怎麼爲了我的手帕，連早飯都不想吃了啊？』這是房門外明的聲音。

蕙小姐突然的從幻想的深淵裏跳了出來，心別別地跳着，下意識地從床上走了下來。

『可以進來嗎？』

蕙如犯了罪般的有些手足無措，停了半天，才囁嚅地道：『進來。』

明進來了，在他倆眼光的接觸時，她的心感得一種羞愧的緊張。

『手帕可做好了？』

『沒有呢……』蕙小姐打了一個呵欠，舉手理着鬢髮，想掩飾過臉上的紅霞。

「哦，原來在偷着懶，睡覺呢！」明笑了。

她像被發現了一切祕密般的內疚着，祇有忸怩地一笑。

午飯後，明和蕙小姐動身了。遂了自己的心願，並有心愛的明哥伴着，蕙小姐快活得街上跳着。

一出北門，二人徜徉地尋着山麓的石道上走去，目不暇接地流覽着風景，路旁是蔥蘢的樹林，從樹枝的空隙，更可望見高聳的虞山。暖洋洋的風，帶着桂花的清香，撲面吹來，沁人心脾。

走了一程，二人在孫祠堂前停住了。這孫祠堂斜倚在虞山之麓，本是私人的祠堂，現在已成爲公開的茶寮了。沿路搭着松毛棚，接着是三間敞廳，院子裏兩棵高大的木樨，正吐着金黃的花，這的確是好個所在，非但竹風松濤，時從後院撲來，就是前面一派田畦，覆着成熟的稻草，風過處，在陽光下也閃着令人陶醉的金光。

二人走了進去，裏面是充滿着座客的談笑聲，坐定之後，大家都擲過驚訝和羨慕的眼光來；蕙小姐有些傲然，她覺得明哥和自己的關係，在旁人定會誤認爲像自己所希望着般的，不禁心裏暗暗地好笑着，誇耀的目光在屋子裏馳騁着。

他倆交換着許多讚美風景的話後，明低着頭在剝栗。蕙小姐收過眼光來，斜睨了他一下，這溫柔文雅的姊夫，使她的心裏，起了一陣緊張。

「給我！」她伸手把明剛剝好的一枚栗仁搶了過來。

「我本預備給你的呢！」明嘻的一笑。

在這一笑中，蕙小姐似乎已尋繹出什麼意思來了，一縷輕輕的紅霞飛上了她的雙頰，雖然故作鎮靜的在細細地嚼着栗。

「在城裏怎樣也不能吃到這樣新鮮的栗啊！」她用這不相干的話，來掩過自己的侷促不安。

明低着頭在剝第二枚栗子。

『我們——』蕙小姐又驀地咽住了。

『我們——？』

『我們出去走走吧，老坐着也沒有味兒。』

出了孫祠堂，二人再往北去，肩並着肩兒往前慢慢地走着。蕙小姐默默地在想：現在自己愛慕着的明哥，正在旁邊，我爲什麼不把心事完全告訴他呢？他不至於拒絕吧？一句極平常而最適當的話：『我愛你！』屢次浮上嘴邊，可惜給羞和怯格住了，於是蕙小姐的心頭，又有些悵悵的感覺。

不知不覺地二人已走完了一段沒遮蓋的石道，穿入濃陰密翳的小路上了。乍從暖暖的太陽光下，換到了這清涼的境地，使蕙小姐清醒了許多，更有劈面的微風，把剛才那悵悵的情緒，也洗蕩去了。她覺得至少現在是值得讚美的，何必更有所企

求呢？

『啊，明哥，這樣走着多麼有趣啊！』

『正是呢，回頭走痛了腳，可別說都是我的主意！』

薰小姐一笑，目光是在注意着路旁那山澗水匯成的小溪裏，有一對半寸來長的小魚，浮上水面來。

再穿林渡橋，前面已是別有一村，接連幾家花園和菓園，更有些小小的酒店茶肆錯雜其間。

『我們已走到了報士橋了！』明放慢了腳步說。

『哦，我想起來了，』薰小姐停了一停，非常高興地說，『明哥，不是報士橋有幾家小酒店裏，釀有很好的酒麼？並且聽說弄的菜也很出名，我們何不去試一試？』

『又要胡鬧了，像你這樣的嬌小姐，攢進小酒店有些不相稱吧？回家去喝我們的白蘭地不好麼？』

『不，不，我一定要去——嘗一點兒有什麼關係呢？明哥，去吧？』蕙小姐用她那使慣了的撒嬌，毛蟲般的扭着身子。

明再也捨不得逆了她的意思，不知不覺地進了一家酒店。

酒的確不壞啊！有特殊迷人的力量，蕙小姐怎樣也不肯少喝。她本不勝酒，略喝上幾杯，眉梢已浮上玫瑰色的輕霞，兩隻眼睛更是水汪汪地睜人欲滴。

『好了，別再喝了，醉了不是玩的。我們可以回去了。』明先站了起來，兩腿覺得輕飄飄地，方知自己也多喝了些。

『我的心跳得非常利害呢！』剛跨出店門，蕙小姐把頭倚在明的懷裏，仰起臉來說。

「誰叫你多喝來，留心等下要頭痛呢！」明一面扶着她，一面向前走去。

「明哥，聞一聞我的嘴裏，可還有酒味兒？」又走了幾步，蕙小姐張開嘴，金魚接喋般的呼着氣。

「酒味兒很利害呢！」明湊過去聞了一聞，「老實些吧，別給……」

一一

「你今天該玩得倦了，早些睡着吧。」漱仰過臉來，對她的丈夫說。

「正是呢，沒有上牀時，就覺得很渴睡，但擁着了你的身體，就覺得睡着有些可惜呢！」明把給她枕着的右臂緊緊地一挽。

「羞……」漱嫣然地一笑，把自己身體更湊近些。

「問你怎樣呢？」明故意把頭往後一仰，靜待她的回答。

漱半閉着眼睛，沒有開口。

『說啊！』他更逼上一步；用臂搖着她的身子。

漱慢慢張開眼來，又是一笑。

『再不說，我要抓你的膈肢窩了！』明把一隻手伸了起來。

『……我也有些這樣……』漱急忙把頭往被窩裏一縮，拚命的望明懷裏攢。

『可羞？……』明也縮了下去，兩人仍臉對着臉兒。

漱祇是熱烈地吻着他的頰。

『真奇怪，在我們別離的時候，我一上牀就想睡，因為夢裏會親你的芳澤；但自你回來之後，就有些捨不得睡了，夢那有這樣的清晰呢？』漱的聲音，像夢中的嚶語，因為她的舌尖正放在明的嘴裏。

『漱，我現在參透了愛的真諦了。』明正握着她富有彈性的身軀，這樣地說，

『從前我總以為愛是神祕的，是精神的作用，現在明白了，愛不過是肉的作祟吧了！假使世間沒有肉的快感，就沒有什麼愛了。不要以為我的思想卑鄙，事實完全如此。從前和你初戀的時候，我完全不這樣想，我祇知道愛你，但為什麼愛你呢，連自己都不明白，總以為是神祕的事，直到結婚後才了解了這愛的真義。在我沒有發生肉的關係以前，愛你的程度，雖然那時自以為已達到了頂點，但實際上總沒有現在的深切，這不是證明了我的思想嗎？』

『什麼事使你哼了這一大篇戀愛哲學啊？』漱張開了驚異的眼睛。

『……不過偶然想起，你以為我的話可對？』

『你的話自然也有一部分的理由。我也並不以為肉是卑鄙的，肉的確能給人以一種說不出的陶醉！但人類的愛之所以異於其他動物者，至少有些精神的分兒。否則為什麼我祇愛着你，而你祇愛着我呢，分明有些靈的關係！』

「我不相信有靈，我之所以愛你，因為你有比旁人更美的肉體，你祇愛着我，也許在我的身體上能得到特殊的快感！」

「呸！這樣說來，你我不過是互相利用的洩慾器罷了，還說得上什麼愛的結合呢！」

「你誤解了。你把肉和慾看成了一樣東西，其實這是不能相提並論的。慾完全是獸性的表現，譬如兩隻貓兒，在交尾的時候，互相得到快感，但交尾之後，就各無關係了，無所謂愛，這就是慾，又如人的嫖妓。但肉則不然，互相的關係是永久的，所以有愛。總之肉與慾的分別，在乎有沒有愛的維繫為定。」

「你這話，更說得牽強而自相矛盾的了。你的所謂「永久」，所謂「愛」，何嘗不是我的所謂「靈」呢？這不過名詞上的不同罷了。總之靈與肉，才形成了愛！然而靈尤為重要，肉不過是靈的表現罷了，正像笑是快樂的表現，有了靈，才有

肉，快樂了才笑的！」

「算你嘴強，我輸了！但我總以為肉是主體，靈是附屬品，正像衣飾是人的附屬品；有了肉，才有靈，有了人才用得衣服啊！所以我說愛不過是肉的作祟吧了。」

「我不相信你的話！」

「真的不相信，可要我拿事實來證明？」

「你說。」

明突然的笑了，……

「呸……」

「且不談那抽象的靈肉論，」隔了一回，漱說，「就算你的話對，愛是肉的作用，你因為我的肉體比旁人美，所以愛我，但假使有一個比我更美的人兒，你不是

就捨我而就她了嗎？」

「美本沒有標準，我認爲你是再美沒有的了，所以我再愛你沒有的了。但……」

「但？……」

「但……也許有和你一樣美的人，我將愛你一般的愛她！」

「你可找到了和我一樣美的人？」漱試探地笑着，「我是不會妒忌的，假使你仍舊愛我的話，說給我聽！」

明微微地點着頭，近乎一種內疚的情緒，使他臉上有些發熱。

「啊！正給我猜着了啊——怪道你和蘆鬼鬼祟祟的，可是她？」

明的回話，又是點着頭。

「我早說不會妒忌的，所以我不阻止你，但社會和禮教不允許你和她發生關係，所以我不幫助你，順着事情自然去發展或終止吧——你們到底到什麼程度

了？」

『讓我細細地講給你吧。我本打算早早的和你說，但事實上是單方面的，並且在我的談吐舉止中，至少可以體察出些，所以一直遷延至今。你該不以為我瞞着你那麼久而罪我吧？當我倆結婚的那天，認識了她後，我的心田，已下了愛的種子，我覺得她像一朵含苞欲放的鮮花，嬌豔而活潑；她那和你同一模式的瓜子臉，差不多高的細身材，那紅脣，那深靨，那淺顰輕笑，微頰小嗔時，眼角眉梢的表情，和你一般的惹人可愛。』明停了一下，繼續着道：

『結婚後，我別了你時，刻刻記掛着的是你，但有時心上也會浮起她的影子來。自今春她住到我家來後，相處越久，愛的火燄在我心中燃燒得也越熱烈。

『漱，我敵不過肉的作祟啊！我知道這是不應當的，是罪惡！但我再也不能擺脫這束縛着的情絲。雖然，時常這樣的提醒自己：我不能愛她，爲了你，爲了她，

爲了自己。這事於各方面都是不利的，我非常愛你，假使中間有第三者闖入，我雖不因之而厭棄你，但你總有些不願意的，我忍心使你感得苦痛嗎？並且像你所說的，社會和禮教不容許我愛她，我忍心使她受着社會的唾棄，禮教的非難嗎？至於在自己方面，也徒增煩惱而已，就算不顧一切的愛着她，但我能永遠愛着她嗎？我們能永遠在一起嗎？假使不能，則終有一別，那時的遺憾，更不可形容的了！但她的誘惑力太大了，當她不在面前時，我還似乎有擺脫的毅力，一看見她，又有些身不由己的了。咳，一個墮入愛網的人，正像觸着蛛網的蜻蜓，愈掙扎祇有愈纏愈緊吧了！

『我這樣的心理矛盾而苦悶着，誰知道愛的音絃正彈着進行之曲，我漸漸地發現她的對我也非泛泛的了。兩心既暗暗地相應着，愛的爆發，那是意料中的事！

『果然，在今天，二人間的空氣頓形緊張起來；當我和她從報士橋一家酒店裏

走了出來時，借了酒精給我們的力量，已有類似接吻的舉動，這不啻在戀愛的證書上蓋了印章。

『啊！肉的作祟太利害了，我實在沒法制止自己，但我對於你總覺得一百二十分的抱愧，雖然我仍舊那般的愛你，也許更甚！』

『今晚一上牀，我就想告訴你，但羞和怯，使我難於措辭，那一篇靈肉論，不過這故事的引子罷了。』明把這一大篇話，說完之後，心裏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感覺，似乎有些暢快，自己毫不隱晦的在愛妻前洩露了這祕密，這至少表示對她的真誠。似乎又有些難過，覺得自己已犯着罪，良心上實在有些過不去。他不禁悠悠地嘆了口氣。

『爲什麼難過呢，明，』漱抱住了他的頭，『這事我決不介意的，你不相信我嗎？我知道你一定恐怕我忌妒，我是不會的，你放心。別難過了，我看見你不高興』

的時候，心裏就說不出的辛酸……」她連連的搖着他的身體，蹙着眉尖，張開小口。那可憐見兒的樣子，明不禁緊緊地抱着她道：

『不，我不難過，我相信你……』

三

一個多月過去了。

在這過去的一箇月中，明和蕙各人在各人的唇邊嘗到了人間的甘露。當秋風清沁地吹來，或明月悄悄的透進窗簾，在園中聽夜鶯的歌聲，在屋內談着甜蜜的綺語，這時，他倆已深深地沉浸在愛的海中。

他倆無暇探出這海面來，看一看自己的前面，是一個明媚的仙島，還是一派驚風和險濤？把時間空費在攷慮事情的將來，未免太可惜了，還是儘量的尋歡，儘量

的享樂，至少現在是可讚美的一幕。

但明夫人，眼看着丈夫和自己的妹妹的愛已成熟了，她却漸漸地有些懊悔起來了；她懊悔那晚不該容納了丈夫的意思，不該說自己是不會妬忌的。

然而那晚的話，何嘗是她真心的流露呢！當時她連自己都對於自己的慷慨有些懷疑啊！爲了博丈夫的歡心，可以對他扯着謊，難道自己的心可對自己扯着謊麼？難道做了一個人，真能缺少了每人都有嫉忌心麼？雖然是自己的妹妹，別的事都可慷慨地分惠，而這兩性的愛，也能不吝嗇地和她同享麼？

她怎能不懊悔呢！

並且，因爲明和蕙過分的親熱，顯得和她有些冷淡了。她想：一個男人要不偏不畸地同時愛兩個女人是不可能的事。那末，自己的幸福，自己的快樂，將完全被奪了去，是意料中的事，她覺得非常危險起來。她能毫不介意嗎？就算丈夫能兩方

相等的愛着，然而自己一半的權利不已喪失了嗎？這自然律上規定的權利，這上帝賦與的權利，喪失，不太可惜嗎？

這一個月來，明和蕙的愛情一天增加一天，而明夫人的妒忌的火燄，也燃燒得一天厲害一天了。她雖然表面上沒有表示出來，但心中却大大的爲這事苦痛着了。

某日，明應了一個朋友的約，出了門。說定七點鐘回來的，但時鐘報告了八點，明夫人還不見她的丈夫回來時，心裏有些焦急起來了。她想：丈夫往常是不會錯了時刻遲回來的，今晚是什麼道理啊？一個人往往在等候別人的時候，是最不安的，而認爲不適宜的事情，也會乘機襲上心頭。她不禁又想起丈夫和蕙的事情。

『不要已經回來了，瞞着我，藏在蕙那裏呢？』她除了這樣一個推測，實在找不到旁的理由來，她覺得自己是猜得千真萬確的。於是她大大的惱怒起來了。

她覺得明不應當這樣的欺侮了自己。關於他倆的事，自己表面上從沒有非難

過，又何必這樣的鬼鬼祟祟呢？這顯係有些厭惡自己而故意的規避。一個人給自己所愛的人厭惡了，還有什麼意味呢？她想到這裏，委屈得幾乎落下淚來。

她憤然地走出了房門，她想丈夫是一定在薰的房裏的，毫不遲疑地一徑往她房間走去。剛走到窗口，她看見裏面燈是開着，自己故意揚一揚腳聲，但裏面寂然。她疑惑起來了，走近去，隔着玻璃一望，房間裏一個人也沒有。但明的一頂帽子，却搶先攝進了她的眼簾，那是放在薰的書桌上的。

『他不是歸來了麼？但在什麼地方呢？連薰都不見啊！真奇怪！』明夫人滿腹狐疑的退了出來。

正猜不透他倆的行踪時，她走過天井。從一棵鐵梗海棠的枝葉間漏下皎潔的月色，使她想起他倆或許在後園看月也說不定。於是決定到後園去。

走進園門，她依着曲欄遊廊慢慢地走過去。習習涼風，劈面襲來，畢竟秋已深

了，使她打了一個寒噤。滿園月色，如積水空明，那映在地下的樹枝花影，更像縱橫着的荇藻。她滿心委屈，無暇再賞玩這美景，低着頭祇匆匆的走前去。

走盡遊廊，越過一條小石橋，橋那面是一座湖石假山，屏風般的擋着。由山脚的小徑繞過去，剛轉過山拗，她聽見前面翼然亭裏有很輕的人聲。抬起頭來，從幾枝疎竹的罅隙間望去，有兩個人影，並排地坐着，正是他倆啊！她嘆了一口氣。

「明！」滿腔的妬火，畢竟按捺不住了，她這樣的喊了一聲。

「漱嗎？……」明的聲音。

「漱姊姊吧？來，今晚多好的月色，來坐一回兒吧。」蕙非常敏捷的走下了亭子。

漱默然的走向前去。

「和誰惱氣啊？好姊姊，這樣的不高興。」天真的蕙當然不知道姊姊的心事，

迎上去執住了她的手，低着頭問。

『沒有什麼。』她不願意天真的妹妹知道自己的不快，就這樣掩飾了過去。

『我以爲你已睡了昵，』明也站了起來，『所以沒有來驚擾你；你還沒有睡呢，在這裏坐一回兒吧。』

這顯然是丈夫的遁詞，明夫人滿腔的鬱憤似乎結成了一個氣塊，在胸膈裏橫住了。她沒有坐，祇呆呆站着。大家都不開口。

『進去吧，這樣涼的天氣。』停了一回，她回過頭來，對她的妹妹說。她看見妹妹沉默着，那怪可憐見兒的樣子，顯然是爲自己的不快所引起的，並不是自己溺愛着她，總覺得自己所惱恨的事，天真的妹妹是不應當負此責任的，一切都是明做出來的，因爲自己的利己心，而使一向異常友愛的妹妹有些難堪，她覺得有些不妥當。所以這樣特地表示好感的挈着她的手，走下亭子。

回到房裏，明夫人悶悶地坐了下來。她的丈夫也默默地在打着磨旋。

『你什麼時候回來的……爲什麼……』她沒有等說完，眼淚已流了出來。

『你好沒來由啊！有些不舒服嗎？』明湊近了她。

她不再開口，站起來，望牀上一倒，嗚嗚咽咽的大哭起來了。

『你爲什麼不說話啊？』明擁着她坐在床沿上。他並不以妻這樣的悲傷而感動，祇覺得她有些像無知無識的婦人，在和丈夫無理取鬧了。

她還是哭，明覺得沒有辦法，無話可說。從前他遇到妻稍有不適意的時候。就有一串安慰和體貼的言詞，像連珠般的從嘴裏滾出來，今天不知怎樣的連一個字都不願意說。他當然知道妻的悲傷是爲着什麼事。但已允許了的事。會這樣的反悔，不太不講道理了嗎？

她的哭聲更大了，並且脚跟用力的在床上蹬着。

『爲了什麼事啊？』他不禁厲聲的說，這是生平第一次對妻發着怒。

以前是不會這樣的，明也不明白爲什麼火升得這般厲害，大概妻近來變壞了吧？的確，他近來有些不高興他的妻了。他不能說爲了蕙小姐而不高興她，然而實際上這位肉的崇拜者，的確爲了這個啊！他發現妻和蕙小姐給自己的印象，顯然有了差別，是熱烈和冷靜的分別，是新鮮和陳舊的分別，是緊張和鬆弛的分別，是濃厚和淡薄的分別！他不歡喜冷靜，他不歡喜陳舊，他不歡喜鬆弛！他不歡喜淡薄！

『……你……太……殘……酷……了……』她覺得被欺侮得太過分，假使再不開口，不知要怎樣的被欺侮下去呢，所以這樣顫抖地和着淚聲說的。

『……太殘酷——我麼？』明的確也覺得自己有些過火。不應當給她這樣的難堪，自己究竟不是完全不愛妻的啊，於是轉了和緩的語氣道：『但你實在使我莫明其妙啊！』

『你哄誰！難道你真的有些不覺得自己的行為不對嗎？』她抽噎着說。

『我沒有什麼不對吧？』明什麼都明白，但不能不這樣的說。

『你今晚回來了，連房裏都來不及到一到，就去找蕙，顯然有些厭惡我啊！』

『我不是早說恐怕驚擾你，才這樣的，我爲什麼要厭惡你啊？你自己在疑心罷了。』他在妻前又扯了一個謊。『你恨蕙，可是？』

『我爲什麼要恨我自己的妹妹呢？不過你太欺侮了我！』

『我不會這樣的啊，漱，不必多心了。時間不早了，睡吧，我以後一切都依着你的意思做就是了。』明覺得平素很要好的夫婦，這樣鬧翻了有些不妥當，眼看妻的感情漸漸和緩了，自己想許下了這樣一個毫無把握的願，可把事情收束了。

四

自從那晚明夫妻鬧了氣後，似乎事情有了一個開始，不能不這樣繼續往下做般的，爭吵就成了他倆間日常的功課。

雖然，明被肉的魔鬼，作弄得這樣昏迷，但他也有清醒的時候，他也未嘗不以這種事情引爲不幸。他有時想想未和蕙發生關係以前，夫婦間的感情，是怎樣的愛好，誰料到會變到這樣的地步呢！一個男人爲了另一個女子而厭惡了妻，當然良心上有些抱憾！就是妻時常歡喜尋着自己愜氣，自己引爲這是厭惡她的一個原因，然事實上何嘗不是自己造成的呢？他覺得自己的確太不行了。他想最好能恢復了以前的情形，就算不能，至少也要忍耐着，別露骨的代表給蕙的愛，比她來得多；在她尋氣的時候，別給她過分的難堪。然事實上似乎有鬼支使般的，却完全不能照心上的做啊！往往會心不由己的對她生了氣，既生了氣，再想抑制是不可能的了，愈抑制乃愈厲害，終於表現到外面來了。

明夫人覺得丈夫的態度更不對了。厭惡了自己，從前不過是猜想，她當然願意永遠是猜想，但現在却事實把牠證實而又證實的了。從前還對丈夫的話，有一些信託，現在却發現壓根兒是沒有一句真心話，是欺騙而又欺騙的話。失去了丈夫的愛，她比死還要難過，當然性情漸趨於憂鬱，病態的無端哭泣，既給明以不快，而她老存着不可示弱的心，她以為現在再對丈夫順從或乞憐，徒使他知道自己是弱者而施之以更厲害的壓迫，那故意的倔強，更使明覺得妻已變壞到不可形容，給她愛是濫費的，愈覺得蕙的可愛了。

關於蕙小姐，明夫人本以為這天真的妹妹，不當負此責任的，一切是明的罪，但現在漸漸地覺得這觀念是錯誤的，正因為她的天真才不可恕，假使不是她不知天高地厚而和明發生了關係，事情何至弄到這地步呢？然而終究是自己的妹妹，一向友愛的妹妹，她不忍對她表示出敵意來，祇不願再像從前般的和她多說笑；和她相

對向的時候，也常常保持着一種厭鄙的沉默。

蘆小姐却大大的不安了。眼看着姊姊和姊夫這樣的傷了和氣，推其原因，當然與自己有莫大的關係。自己一向把事情處理得媽媽虎虎的，但這件事却不能以媽媽虎虎來了結的。自己完全成了姊姊家庭裏的破壞者了。她非常同情於姊姊的處境，她的不幸，是完全自己造成的，真有些不忍啊，她很想把這事情挽回了的，她會勸告明；她說，假使他不愛了姊姊，比不愛自己還覺得難堪，明雖答應着，但事實却不能照她那樣的做去。她想對姊姊坦白地表明自己的心迹，但這種事，似乎不好意思開誠佈公的說。還有什麼辦法呢？祇有負着深疚不安地過下去。

一天，明和他的夫人又在鬥嘴了。蘆小姐捧着自己跳得非常厲害的心，伏在自己房間裏動也不敢動。這一下，顯然鬧得非常厲害的，明搥着桌子大聲的罵，姊姊拚命的哭着，這些聲音都遠遠的傳到蘆小姐耳朵裏。她真沒有辦法啊！她不敢去

勸，祇有暗暗地也落下淚來。

隔了一回，她聽見明已由房裏；走了出來，尙餘怒未息的在中堂裏高聲的道：

『我原是這樣的啊，你提出離婚就是了！』

蘆小姐覺得事情弄得更糟糕了！一切都是自己的罪過，對於姊姊覺得負疚更深，長此以往，怎樣是了呢？左思右想，終於想到了一個辦法，她以爲最好是自己離開這裏，回到家裏去。

這裏，得補敘一句，明的岳家是在南京的，因爲岳母已去世了。乏人照料，所以蘆小姐是奉着父親的命令寄居姊姊家裏，已多時了。

誠然，離開了愛得火熱的明哥，蘆小姐並不是由衷地願意，但她想，爲了減輕自己的罪過，爲了把姊姊從不幸裏拯救出來，自己非犧牲一些是做不到的。她就這樣的決定了。

當他倆的風波平靜之後，明也賭氣出了家門。蕙小姐才像雨後的蚯蚓般的走出房來。

姊姊呆呆地坐在她的房裏，臉上還還着狼籍的淚痕。蕙小姐一看見，不由的心裏一陣辛酸，幾乎落下淚來。

她在姊姊的旁邊坐下了，抑制着自己的眼淚，望了一望姊姊，姊姊也看了一眼她，二人似乎都尋不出適當的話可說，就這樣的默着了。

『我想回家了……』停了一回，蕙小姐才囁嚅地這樣說，接着就撲簌簌地滴下淚來。

『回家？……』明夫人起初是有些詫異，接着就不置可否的嘆了口氣。

『是的。』

『不再考慮考慮嗎？』

『我決定了！』

『蕙弟……』明夫人又哭了起來。她舉起淚眼，看了看那正在拭着淚的妹妹。因爲一向祇看見她的笑容，難得看見這愁慘的樣子，胸中不禁浮起一種憐愛的心來。畢竟妹妹是可愛的，關於自己的事正不知歸咎於誰呢？妹妹也和自己一般的在受一種不可知的東西在播弄，淹入一種同樣的苦痛中呢！除了哭，還有什麼方法表示自己的心！

『真……沒有……辦法……』蕙弟……『明夫人停了一會說。她正不知怎樣才好呢。

『我決定回去了——我……已……多時……沒有看見……父親……了……』

五

蕙小姐毅然地走了。

明雖經了幾次極誠懇的挽留，但終歸無效，他當然覺得非常的掃興。

她走後，明益復無聊。這是誰都能想像得出的。乍從愛的海裏，被拖到冷漠的沙灘上，不適意和抱着缺憾是免不了的。雖還有妻，妻的脾氣，也因蕙的去，而變好了許多，但妻的一切，他總認為不能滿足自己的慾望。

然而，這位肉の信徒，漸漸地飢渴得達到極點時，不能不仍舊趨向於妻的方面去了。的確，妻是敵不上蕙，但在沒有咖啡的時候，白開水未嘗不可止渴啊！況且自己也並不是沒有喝過白開水的人。

明夫人也因爲丈夫的態度漸漸地變好了，就竭力的使他歡悅。久而久之，明也滿足了，覺得夫人給自己的刺激，也有牠特殊的風味，有時也悔懊從前不該太欺侮了妻。他曾這樣的對他的妻說：

「漱，以前的事我真像有神經病般的，太該死了。」

「爲什麼又提起這個呢？『她毫不介意的一笑。』但小蕙近來可太孤寂了呢！」

「別提起她了……」當然，明並不是完全忘記了蕙小姐。她可愛，但現在的妻也不壞，從前那兼收並蓄的理想，他覺得是非常有意義的。

這樣，夫婦間的感情，就融洽了許多，幾乎能恢復了初結婚時候的那種情形。時間很快的過去了二三個月。一天，明在書房裏寫字，僕人送上一封蕙小姐寄來的信。

信是這樣寫的；

「明哥，

「你總料不到我現在是陷於一種極苦痛的深淵中吧？啊，我現在真苦痛得要死了。明哥，我想把這件事告訴你已多時了，但事情還沒有證實，所以

遷延而又遷延。到了現在，一切都的而且確，一切都注定的了啊！

『我懷孕了！這是多麼可怕的事！不用說，你知道這件事時，會怎樣的驚訝，而我寫着這個字時，也全身發抖了。這是多麼可怕的事，這是多麼可怕的！』

『起初，我離開你的時候，生理上已經有些變化了，那時我還不十分介意，雖有些疑惑，不要是那件事吧？但我一向把事情看得輕描淡寫的，我想，總不至如此吧；誰料到真的會這樣的呢！時間一天一天的過去，生理上的變化也就一天顯著一天，我于是大大的害怕起來，遍查各種關於生理學的書籍；啊！凡是那件事的徵象，我一樁都沒缺啊，一切是無可再疑惑的了！』

『自從這事情證實了之後，言語真不足來形容我的悲哀和不安。我想，一

個沒有出嫁的女子犯了這件事，又無可掩飾，不知要被社會上怎樣的厭鄙呢！我將被看得比狗還要卑下；我一切的希望，都會被這可怕的事毀壞了，世間一切的幸福，和我這破碎不全的人完全無分的了，我活着還有什麼意思呢？然而死，死也不能把這重咎消滅了的啊！假使我此刻自殺了，也許有許多好奇的人，會想盡法子，把我的祕密探索了出來，那末就是死也要蒙這萬人蔑視的惡名，這怎樣辦？明哥，我現在真是生死兩難啊！

「我的心，被揉得粉碎了，我除了哭，還有什麼法子呢？我又不能告訴父親，假使他知道了一定會大大的不高興，我祇好獨自煎熬，我祇好暗地流淚！明哥，我悲哀和焦慮得要發瘋了……」

「誠然，關於這件事，我不能抱怨你，我也不抱怨自己，我總覺得命運待我太殘酷了。一個不潔的女子在社會上比一隻狗還要卑賤啊！明哥，這怎

樣辦？

『明哥，你能想一個法子嗎？——你最好能來，越早來越好。我總想見了你的面事情會好些的……』

『千萬別告訴姊姊聽。』

『蕙。』

明讀完這信後，心裏昏亂了，他不知所措，呆呆地對着這封信出神。好一回兒才站起身來，把信藏在抽屜裏，低着頭，滿屋子的打磨旋。

『事情真不可意料啊，』他想，『爲了一時的歡娛，竟製成這樣一個不可挽救的遺憾，使自己所愛的人陷入這樣苦痛的境地，真覺得太對不住蕙了。然而當初何嘗沒有仔細的考慮呢，但肉的作祟太厲害了，自己真會那樣束手無策的被支配了！咳！肉的作祟太厲害了！爲了這神祕的事情：我起初使妻那樣的痛苦了好些時，現

在和妻的感情總算可以挽回了，誰料到在另一方面，也出了這樣的事呢！啊！肉的鬼，你使我做了一個萬惡不赦的人了，一個少女的幸福，完全給我斷送了。……

『但我用什麼方法補救呢？當然，我現在無論如何要到南京去。或許我祕密地和她找醫生去。還有法想。但要瞞着妻是不可能的。誠然，假使告訴了她，徒使她担心而與事情無所補益。那末，我總得想個方法推托一下，去是非去不可的……』

明正在躑躅躊躇的時候，他的夫人走進了書房。

『我聽見剛才張媽說，有一封信呢，可是？誰寫來的？』她問。

『……一個朋友寫來的。』明想起了昨天有一封從朋友那裏寫來的信。

『你有些不舒服嗎？』她驚異地發現明變了灰白的臉色。

『……哦，些微頭痛。』

『突然起的吧？』

『正是才發現的，不要緊……』明勉強抑制着不安的神情。停了一回，接着道：『我想到蘇州去，朋友來信上約我。』

『沒有了不得的事嗎？——讓我看一下那封信？』

『信早撕了——沒有要緊事，但爲友誼上關係，非得踐一下約不可。』

『那末，這倒巧極了，我本想到南京去看看父親，我們不可以同行嗎？並且，你在蘇州耽擱一兩天後，也可以到南京來的。』

這使明爲難了，看情形不有些僵嗎？關於蕙的事，大概不能再守祕密了。

『我也預備到一下蘇州，就到南京去……蕙……近來……』

『蕙，近來……怎樣？』

到這個地步，明不能不把事實完全告訴他的妻了。明夫人當然也詫異得呆住了。

『但你有妥當的辦法麼？這實在太困難了。』隔了一回；她說。

『我想祇有一個法子，和她到醫院裏去……』明拭着淚。

『祇有這樣，事到如此，傷心有什麼用呢。但這樣，我更得也去一下了，這孩子，不知又難過到什麼地步。』

『你還是不去的好，她的來信，要我暫時不給你知道的呢——否則，讓我先去了，你隔幾時再來？』

明夫人點着頭。

事情就這樣的決定了。

六

一個冬天的早晨，大約七點多鐘，滬寧線的上行夜快車，像一隻怪獸般的奔進

南京站，牠停止了。這怪獸奔跑了一夜，疲倦得拚命喘着氣。

太陽還沒有升得多高，天氣異常寒冷。許多人們像潮水般的湧出那怪獸的肚子來。尖冽的西北風，把他們吹得都縮着頸，換了臉色，有的起了鷄皮疙瘩，有的紅得像熟得快爛的蘋果。大家嘴裏噓出氣來，形成一層白霧。

明夾在衆人中間，走出月台來。因為夜來受了車子的搖撼，和焦慮着蕙小姐的問題，所以精神覺得異常痿頓。頭腦昏昏，腳裏也軟綿綿的沒勁。

他雇了一輛馬車。

從車站到城裏的一段街市，是非常的寂靜和漫長。尤其是在這早晨，簡直不容易找出幾個行人來。假使不是那些同在車站出發的車馬，參前落後地行着，否則從車窗裏閃過的這連一家小雜貨店都不容易找到的荒涼景象，簡直不相信是在都市裏走着。

明從那給一層薄霧迷漫着的車窗裏，看了一回這荒涼的古城，覺得和自己的心境一樣的荒涼。他就回過頭來，闔着了沉重的眼皮；那一個可怕的問題，在心頭又現了出來。

「丈夫人一定要奇怪我這次的突如其來吧？——但，不要緊，現在不正是陽歷的新年嗎？也許知道我是來賀年的……幸而嘉士——蕙的哥哥——不在家，否則事情就不容易隱瞞了……蕙這幾天不知又難過得怎樣了……真對不住她……現在祇有這個辦法……鼓樓那裏有一所西人辦的醫院，聽說很好……醫生倒非找手術靈敏而妥當的不可……就在南京恐不容易守秘密吧……那再說……哦，又是她的苦痛……當然，對醫生說，我們是夫婦，因為不願添重負擔，才這樣的……其實，醫生也不會注意這些！他們是見慣了的……但手術一定是苦痛的……太對不住她了……」

車子到了目的地了。

明的岳父，和蕙小姐那時還沒有起身，僕人們傳進話去，他非常不安地等候着，像等候一幕可怕的悲劇般的等候着。

這是一間小書房，情形和明前次來時差不多，計算時間却近乎一年了。屋子裏一切都沒有變動，茶几上仍舊有着一瓶猩紅的天竺子，當然，去年的天竺子早已萎了，這是新插上的，正像去年在這裏的明，和此刻的明，雖是一個人，但心境却完全不同了。

『誰料到，時隔一年，今天會負這樣重大的悲哀來的呢？』明想。

他在椅子上坐了一回，漸漸地覺得有針刺般的立了起來。他燃了一支煙，沒抽上兩口，就丟了。踱着覺得不是，在窗檻上倚一下也不行，心神的不寧，他像新捉進監獄的一個囚徒。

一回兒，蕙小姐像影子般的閃了進來。

這真使明出乎意料的驚駭了！蕙小姐已完全變了一個樣子了啊！紅潤已褪去了她的兩頰，換上一種憔悴的灰白，眼睛也失神地有些陷了下去。舉止滯重而呆板，完全消失了以前的活潑。明最先注視她的小腹，雖然是被重裘裹着，尚可體察出微微有些突起。他的腦頭上似乎被一件重重的東西打了一下般的，呆了，連口都噤住。

『明哥……』蕙小姐剛把這兩個字吐了出來，喉嚨被扼着般的說不下去了。兩包忍了好久的淚珠，不由的掉了下來。

明不知說什麼才好，上前去執住了她的手，二人相對哭起來了。

他倆想儘力的哭，儘力的流出淚來。他倆想把時間停止了，永遠是現在，永遠是這樣的哭，可以忘記了過去，更沒有未來。或許，立刻熟睡了，等到醒來時，大家說一聲，『以前的一切，原是一場夢啊！』

但淚總有止住的時候，他倆相對抽噎着。淚洗過的心，好像雨後的宇宙，清爽得多；告訴他倆，剛才的妄想，是比愚蠢還要愚蠢，一個現實的問題，急切地在等候他倆的解決啊！

「我的罪過太深了……」明說。

「別這樣說了，這真是誰都不該負疚呢。但，明哥，你可有什麼補救的法子嗎？」

明把預定的計劃說了出來。

「這我也想到的呢。但，我不能獨自去呢。」

「我伴着你。」

「不大方便吧？」

明給她這句話題醒了。的確自己是不能如此的，否則岳父不要疑心嗎？

『祇有澈可以伴你去。她在日內會來的。』他說。

『姊姊已知道這件事嗎？』

『我想她遲早會知道的，所以已告訴了她。』

『……………』

蕙小姐正要開口時，看見她的父親走了進來。明堆起笑容迎了上去。她就慢慢地退出了書房。

二人坐定之後，明竭力地不使自己稍微露出不安的神情，和他的岳父談話。

岳父當然非常歡迎他的來。但他問，爲什麼澈不同來呢，他也正渴想一見啊。

明把家裏尙有些雜務，沒有料理的話推托着，並且說，大概遲幾天就會來的。他老人家以爲最好寫封信去催一下，事情可以委給僕人們辦的。他又告訴明近來自己的生活狀況，他最以爲不高興的，就是戰事把交通割絕了，不能使嘉士常回來看看

他。他說他的身體，覺得比前年更不行了，時常會筋骨酸痛，並且臼齒已全脫光了。近來蕙又不知怎樣地衰弱起來，問她，她總說沒什麼，給她請醫生她又說不必，真弄得沒法；或許，漱回來了，會給她些安慰而好些的。

明的岳父這樣滔滔不絕地說着。明唯唯地答應着，但心裏總不能把心中的事完全丟開，所以總不免被他的岳父體察些侷促不安的態度來。

『你大概乏了，明，』他的岳父後來說，『昨晚車上沒有好生睡吧？哦，對啦，我倒忘了，還是休息一回吧。這樣冷的天氣，乘夜車，像我這樣年紀的人真有些受不了啊！』

明就到隔壁一間房間裏躺下了。

蕙小姐進了醫院的第三天。

明夫人是比她丈夫遲了兩天就到的。大家商量的結果，還是由漱送她進醫院，這樣可以免去了許多不方便和父親的疑惑。

蕙小姐在這醫院裏已過了兩天，這兩天來，她覺得安定了許多，一個數月來所焦慮而沒法挽回的問題，現在將要解決了，自己失掉的一件東西，重又獲得，是就在眼前的事。所以自己將受免不了苦痛的手術，倒也滿不在意。一切都像被遺忘了，蕙小姐每天很坦然的和她的姊姊談些自身以外的事。

明也每天來看她們。

到了第三天，這是醫生約定施行手術的日子。隔夜看護婦已先來用了藥。蕙小姐不免有些心悸了，但用將來的快樂安慰着自己，倒可寬解了許多。

那天，天上灑着霏霏的雪花，明一大早就冒雪來了。他一到醫院，就偷偷的去

探聽醫生，這手術大不大？醫生却這樣的回答他道：

『這是便當得很，我們已用過藥了，藥力很厲害，手術不過略略幫助幫助罷了。大概今天正午她會感到腹痛，下午四點左右就什麼都完了。』

明聽了這話，就放心了許多。他把醫生的話，又述給她們聽了，大家就寬心地等待着。

果真，還不到正午，剛敲過十一點，蕙小姐的態度有些變了，雖然還照樣的說着話，但頻頻地蹙着眉尖，像已感到苦痛般的。明夫婦倆，知道這一幕可怕的戲劇快要開幕了。

『你怎樣了？』明夫貼切地問她。

『沒什麼——稍微有些腹痛。』

『不十分厲害吧？』

蕙小姐做出不十分介意的樣子搖着頭。

隔了一回，蕙小姐不像以前的寧靜了，伏着不動的身子，不住地忽外忽裏的翻着。嘴裏透着一些忍痛的呻吟聲。面色也慘白得難看。眼睛有時開得很大，有時又閉得緊緊地，擠出一包淚水來。手無力地在空中亂抓，有時握住了床欄，有時抓住了被褥。

明夫婦大大的慌張起來。漱更像要在沒辦法中找出些辦法來，問她要不要開水喝？要不要給她多加一個枕？蕙小姐總是咬着牙勉強搖一搖頭。

明的心緒，不安得在一種從未經驗的狀態中。蕙小姐身體每一轉動，都像一枚快利的針在刺着他的良心，蕙小姐每一聲喊痛，都像在揭着他的罪惡。懺悔，悲哀，憐惜……種種數不清的情感，在他的胸中暴動起來，他正不知如何措置才好，無能為力的站在床前看看她，又毫無目的地在窗前呆立一回。

薰小姐的痛漸漸地鬆弛些了，疲倦地又伏着身子，舉起無力的眼睛，望望姊姊，又望望明，她無話可說，他們也找不出安慰她的話來。明夫婦雖因她痛的鬆弛而情感也少緊張了些，但看了她那可憐的樣子，更添了不少的淒涼味來。

沒有十分鐘，薰小姐的寧靜又破壞了。這下的痛看上去比以前更厲害，她的額上滲出黃豆大的汗珠來，精神雖顯出更委頓，但喊痛的聲音却更大了，是那般的顫抖和淒酸。

「我受不……住……了……」薰小姐溜過求救的眼光來。

「給你請醫生來吧！」明夫人誇張地說。
她點着頭。

明把醫生找來了。

「她痛得非常厲害呢！」明夫人說。

『不要緊，還早着呢。』醫生詳細地診察着。

『恐怕她受不住呢！能不能想法子提早一點？』明從灰白的嘴唇裏吐出這句問話來。

『不用，』醫生毫不在意的微笑着說，『還有兩個鐘頭就行了。痛是不要緊的，不過人乏些吧了。』

醫生安閒地走出去以後，蘆小姐的痛苦却一陣加緊一陣，明夫婦的情緒也一忽不安一忽。她雖有間歇的時候；但這間歇。如其說能給與他們平靜，無寧說告訴了他們，一陣更厲害的痛苦緊跟在後面。蘆小姐已轉側得聲嘶力盡，神志不清了。

好容易，四個看護婦推門進來了。這使明夫婦鬆了一口氣，知道事情快有希望了。但看護婦手中那些各色的藥瓶，一大細綳帶和紗布，雪亮的器械，更在他們的心頭加上一重恐怖。

看護婦也學着醫生的樣，在蕙小姐身上細細地看了一回。

『快了！』有一個這樣說，『請這位先生到隔壁空房間裏去等待一回吧——好冷的天氣呀！』她若無其事的和明夫人敷衍了。

明迷惘地退了出來。他像夢遊病者般的恍恍惚惚不知想些什麼。往往悲哀到了透頂的時候，除了自己覺得現在似乎在做夢之外，倒覺得不過這樣。

他走進了隔壁一間空病室。這裏，和蕙小姐住的佈置完全一個樣，只缺少了壁爐裏沒有生火，床上沒有放被褥。他在那張光禿禿的床上坐了下來，一手支着白漆的鐵欄上，一手無聊地依着鐵絲墊子的紋路畫直線。心房當然仍舊跳得那般厲害。他用着全力注意着隔壁房間裏的動靜。

那邊，顯然非常的忙亂，看護婦毫不停留地在走來走去，把桌和床舖都移動着，打開瓶子的聲音，剪裂紗布的聲音……都雜亂地傳過來。過了一回，似乎一切

都整備好了般的，靜了下來，但蘆小姐悲慘的呼聲，仍鑽進明的耳鼓，刺進明的心房。

『不要有什麼危險吧？』明突然的這樣想，『那末，我的罪將更大了，我真不知怎樣的懺悔才好呢！』

他又非常昏亂地站了起來，走近窗櫺，看着從窗縫裏飛進來的雪花。

『大概不會的吧，這裏的醫生是很可靠的。他們不把事情看得很輕便嗎？當然有了把才握這樣的。』明祇好這樣的安慰着自己。

八

明聽見隔壁的房門開了，接着是醫生那對大皮鞋拍着地板的聲音。又是一陣忙亂，然後看護婦們屏息着。

『我……痛……得要……死了啊……』

『行了，』醫生的聲音，『你們快預備着吧！』

于是又是雜亂的脚步聲，把水傾在盆子裏聲，手術器械相擊的鏗鏘聲……

明有些發抖了，他下意識地想從板壁的裂縫間窺視一下。找了半天，才找到一處，但裂縫又太小，他祇看見幾個穿着白衣的人在晃來晃去。祇好仍舊靜着心聽。

『你的苦痛快完了，』醫生在吩咐蕙小姐，『你用力掙，用力！再用力！』

果真，蕙小姐屏着聲息。但沒有到兩分鐘，她却又嘶嘶地喘着孱弱到極頂的氣：『……沒……有……力……了……難……受呢……』

『再掙，再用力，保管你好了——來，你們幫她按一下——快了。』

看護婦們腳聲又大起來了，有的「拍」的一聲急忙放了手中執着的東西——

大概是器械；有的幫着醫生招呼蕙小姐『再用力！』；有的身子慌忙地碰在板壁

上，發出「澎」的一聲。

「拉住她的手，用力，再用力……」

「噯呀……」

「好了！好了！」大家高喊的聲音。

……

「非常感謝你們。」明聽見他夫人，驚魂未定的對他們說。

「太客氣了——不要緊，讓她睡一忽吧。」

……

明這樣的按住不寧的神情靜心聽，感情却隨着那邊的聲音而起伏着。直聽到大家那一聲「好了！」，他才似乎鬆了一口氣，而走出那間房來。

剛拉開門，那幾個看護婦恰好在他面前走過，她們拿着的那些血污了的太鉗

子，放滿了血棉花和血紗布的桶子……這些令人恐怖的東西，明不敢注視一下，他急急的走到隔壁房間裏來。

輕輕地推門進去，一陣濃郁的藥味，襲進了他的鼻孔。他看見妻呆呆地坐在蘆小姐床旁邊的一隻椅子上。

蘆小姐仰天睡着，面色慘白得怕人，張開小嘴，非常吃力地在呼吸，額上仍有汗液，頭髮也散亂而濕潤。緊閉的眼睛，樣子是異常的疲困。蓋着的那條白色被頭，已弄成了許多皺紋，上面還有幾處血迹。一切都非常怕人，一切都使明看見了就要發抖。

『好了？』

『好了——哦，太怕人了，剛才她太……』明夫人不禁落下淚來。

于是，明兩眶等待了好久的淚水也乘勢淌了出來。

他下意識地在妻的對面坐下了，耳朵裏似乎有一個嗡嗡的聲音道：

『肉的作用太厲害了……』

玩 笑

一

『我說姐，我們來親一下嘴吧。』

被喊做姐的人，把身子躲到一棵合抱的榆樹後面去，伸出了半個臉，只是眯着眼笑，把一個手指兒往臉上輕輕地刮，搖搖頭。

『來嗎？』說話的人給逗得越發急了，『我把你一口吞了下去，』心裏真有這念頭，人走前去，立刻悟到自己頭上一頂有鴨舌遮陽的軍帽，對於要做的事有一些不方便時，就隨手摘下來摔到地上。

『好，我等着！』姐閉着眼，把身子移過樹的前面來，靠着，一動也不動。

男的心裏，像有螞蟻在爬，用力往前一撲……

這一撲，可把人從床上撲到地下來啦，『通』的一聲。人醒了，方知剛才這是夢，夢儘是夢，心頭仍有螞蟻在爬，癢癢地。

『噫，老德，你幹麼，尋死嗎？』另一張床上攢起一個光禿禿的腦袋來。

老德在地上伸了一個懶腰肯抬起頭來，望屋子裏四面一看，除了問他話的那個人外，其餘都靜悄悄地睡得像豬。窗上祇有微微的白光，知道天亮了還沒多久。——『我的軍帽呢？』想到了軍帽就坐起身，但又悟到剛才既是夢，還找什麼軍帽。于是嘴裏哼着四郎探母，慢慢地爬上床來。

『喂，老德，什麼回事？』

『……做了一個夢』老德伏在枕上笑。

「什麼夢？」

「你猜。」

「誰有這興緻，沒摔死你算運氣的！」那人賭氣把臉轉過去對了裏面。

「林生——我夢裏做到她！」隔了一回兒，老德自己也忍不住了。

「誰？」林生重把臉翻了過來，明知道，還是這樣的問。

「姐姐兒。」這三個字放到嘴上唸，都覺得好香甜。

「你夢到跟她睡覺？」

「呸，好下作！」

「不壞呢，老德，多白嫩的皮膚，合村子再也挑不出一個。我也愛，可惜我老了，她嫌。這福祇好讓你們小夥子享的了。夢到什麼回事兒，說，好小子，這玩意兒我有得教你的。」

『你這人是理不得的，一開口就下作！』但接着仍是老德開口：『我怪，爲什麼她有這樣白的皮膚！』

『白嗎？不錯。現在城裏的公子哥兒們翻新花樣，說女人黑的好，他們魚肉吃慣了愛蔬菜，我們不是守舊，女人到底是白的好，是不是？』

老德把被蒙到臉上笑。

『這幾天，到底跟她怎樣了？』

老德攢出被窩來，仍是笑。

『說，怕我林生剪你的邊不成？不說，哼，多早晚給手段你瞧！』

『要吵要鬧，到外邊兒去！隊長不在家，正好睡一個好早晨，你們什麼話來不及說，大清早的就嚷開了？』說這話的是另一個團士。

『我們嚷我們的，誰叫你醒的，——臭賊，又欠我搥你了！』林生霍地跳了起

來，跳到那說話的人的床上，『好小子，我瞧你昨晚打手銃沒有！』

這六個鄉下保衛團的團士，照例是天真得像孩子的。

『多早晚了？』

『昨晚隊長回來沒有？』

『……………』

一一

隊長昨天到城裏洗澡去了。隊長每十天上城裏洗一次澡。所謂洗澡，正像洋鬼子們把大小便喊作洗手一樣地含着別的意義。照例第二天的上午是不會回來的，搭早班船得十二點方到，要是晚班就更不必說了。於是六個團士就樂開啦，像沒籠兜的馬，把早飯的飯碗剛放下，就各人尋各人的玩兒去了。

到午飯前，六個弟兄回來了四個，缺少的是老德和林生。老德給姐姐兒纏住了脚是無疑的，難道林生這老妖，也有的姘頭不成？伙伴都這樣地狐疑着。

『餓得不成了，我們別等罷。』

火夫把菜搬了出來，四個弟兄自己裝好飯，剛坐到桌子邊時，林生回來了。

『算你的狗運好，再遲一步，可真的只有魚皮肉骨是你的份了——你上那兒去了來？』

『好傢伙，好傢伙！』林生一壁喘氣，一壁笑，似乎吃飯的事，全不在他的心上。

『有鬼在你的身上不成，樂得這樣兒？——來吃飯吧。』

林生慢慢地走前去裝了飯，挨了進去，仍是發了瘋那樣地笑。

『說呢。』

「老德和妞姐兒的祕密全給我探聽到了！」林生把拿起了的飯碗仍又放下。
「我料到這小子趁隊長不在家一定找那女人去的，于是他一出門我就遠遠地跟着他。誰知這小子給女人迷昏啦，後面跟着人也全沒有知道。果真，這小子把女人叫了出來，兩人溜到鄭家坟的樹林子裏。」

「後來呢？」四個人全興奮了起來。

「急什麼？聽我慢慢的說。」林生偷空吃了兩口飯，還沒有等到那塊肉送到肚時，就開口了，「我也跟進去了揀一個地方躲着，話是全聽見了。老德說今晚他值夜崗，約女人到月亮一樹頂高仍到那兒聚會呢。」

「真的？」

「我騙了你什麼好處？——你還沒有看見他們那股熱勁兒！」

「好傢伙，老德這小子真有能耐……」

『什麼有能耐沒能耐的？也說給我聽聽。』

大家一怔，這聲音是熟悉的，原來隊長回來了。於是五個漢子把心收了回來，一面傻笑，一面吃飯。

『說給我聽聽，』隊長滿面笑容的進來坐定，大概洗澡洗得太暢快了呢。『一定又是林生在搗鬼了。』

隊長這人，平時嚴厲得很，但事情一牽涉到了女人，就會全換了一個樣子，眼睛擠成了兩個弧，不再記得自己是一個隊長了。並且剛從城裏回來是從來不曾發過火的，弟兄們全知道這性子。

『隊長不罵，就說。』

『別搗鬼罷，說。』

於是林生把老德的事全告訴了出來。

「好啊！」隊長眯着眼大笑了，「噉，我們想個法子，給他們開個玩笑怎麼樣？」

因為話是出之於隊長，起初大家出乎意料地一怔，接着就笑起來了。各人的目光集中到剛夾着一筷子青菜的林生。意思是，要想好法子，除非請他。

三

到三點鐘，老德回來的時候，那保衛團裏的諸葛亮——林生——已把計謀全佈置好了，各人藏到肚子裏，聲色不露地一切照常。

吃過晚飯，隊長給林生使了一個眼色，林生一溜煙似的出去了。

「今晚的崗，可是你嗎？」隊長問老德。

「是的。」老德心裏別的一跳。

「那正太不巧了。我正想叫你給我抄一份公事，除了你沒有寫得像字的人——我看你給誰對調一次吧，噲，李維德，你跟他替一班，明兒該你時，由他來代。」

「不，隊長，我昨夜站了半夜，今兒怕精神不濟了。」那個叫李維德的人回答。

「你們呢？」隊長指着另外兩個團士。

「隊長白天不吩咐我倆明兒一大早到隣鎮去買東西嗎？」

「哦，我幾乎忘了——」

「我不知怎樣今晚頭痛了起來。」還有一個不等隊長問就岔了出來。

「那末，林生呢？林生，林生——」

「他好像出去了。」老德心裏仍是跳得很厲害。

「他出去了！這傢伙總偷偷地溜出去，非得好好的教訓一下總不成——公事祇

「好明天抄啦，你去吧！」

老德放下了心，帶上帽子拿了鎗和電筒。

崗位在離局一里左右的一個三叉路口，老德在那兒默默地等着月亮上升。

老德一出門，一個隊長和四個團士忙着在屋子裏依着林生的計劃佈置了起來。

這局子裏祇有四間屋子，後面是廚房，前面三間正屋，靠左邊是隊長的臥室，中間掛着總理遺像的算是辦公室，也是他們吃飯的地方，右邊自然是弟兄們的房間了。他們把大門打開，人靜悄悄地坐到廚房裏，連火夫六個人，默默地全像獸子。

四

林生一溜烟的到姐姐兒家來。姐姐兒家祇有一個年老的祖母在前面屋子裏紡紗

「姐兒呢？」

「找她幹麼？」那老祖母問，「她在後面洗碗呢。」

「我的好老太太，難道連我也不認識了？我是老德的哥子，老德要我告訴姐兒一句話。」

「我可真的眼花了，原來是你啊——你自己去找吧，她在後面。」

林生剛跨進廚房，姐兒早聽見了聲音迎了前來

「誰？」

「我。姐兒。剛才老德回到家，沒一回就不知怎樣的忽然發起痧來——此刻可好了不少了。但他叫我——他不是約你今晚在鄭家墳見面嗎？」

「呸！他何嘗約了我——但到底怎樣了，不厲害嗎？」

「不厲害，放心——姐兒爲什麼既約定了還哄我？我們兄弟交情好，什麼事不告訴我的，姐兒倒見外起來了——雖不厲害，但今晚可不能出來的了。所以叫我來

送一個信，說趁隊長沒回家，局子裏的人又全給支使開了，索興叫姐兒到局子裏去看一看他，立刻去吧，回頭弟兄們回了家反不方便了。」

女的聽見心上人兒發痧，就慌了，巴不得飛了去。

林生引着她揀離開老德崗位最遠的一條路走。

「老德，姐兒來了呢！」進了局子林生故意揚着聲說。廚房裏六個獸子暗暗地發笑，佩服林生這老妖的能耐，一面大家留心準備着，像在後臺等着快要上台的戲子。

「他呢？」姐姐兒跟林生到了團士們的房裏，一看牀是全空的。

「咦——」林生故作驚訝，「哦，對了，對了，他病了怕我們鬧，所以睡到對面房裏去了，對面房雖有着牀，但本是空着的。他一定圖清靜去了。來！」

林生拿着一盞洋油燈，把女人引到對面房間來。

「噫——」林生又是一個故作驚訝，「難道他上毛廁去了不成……」

廚房裏的六個人早悄悄地繞到大門口。大家知道是時候了，于是把預備好的話放到嘴上說：

「好悶，在船上悶了這半天。」隊長真像剛從船上來的那樣子。

「隊長爲什麼不搭早班呢？早班快得多。」

「是啊，早上剛好有事……」

他們故意在門口祇說着話，不進來，給裏面有充分的時間準備。

「啊呀！他們回來了！」林生聳了聳肩，說得極低，「姐，橫豎他們此刻決不會到這間屋子裏來的，你暫且躲着，此刻衝見了隊長反不方便，我悄悄地去找了老德來，再偷空把你帶出去。此刻別作聲，熄了燈。」

女的慌了，一切都不暇思索地點着頭。

林生走了出來，把門關上，在外面上了鎖。

大家方才躡了進來。林生對他們伸了伸舌頭，做着鬼臉。

「走吧，是時候了！」林生又附到李維德的耳朵上說。

五

老德等到月亮升到一樹梢高懷着一顆跳躍的心望鄭家墳去。還沒走到兩條田岸時，後面却有一個人追了來。

「喂，老德，慢着——你上那裏去？隊長要你回去呢。他忽然想到那件公事非今晚抄好趕明兒送出去不可，寧可今晚缺了崗位的。他說。」

像青天裏來了一個霹靂，老德呆了。

「走哇！」

還沒到局子，隊長和幾個弟兄早迎了出來。

『老德快到我房裏去給我辦公事吧，我什麼都給你預備好了。』可是他們六個人却在門外逗留着，一點沒有進去的樣子。

六

女人起初心裏別別地亂跳。隔了一回兒，似乎聽見一羣人又往外去了。她想，爲什麼老德還不來呢？她走到門口從門縫裏往外望，外面是漆黑的。走吧，趁這沒人的時候。門可是拉不開，外面給鎖着了。于是轉到窗口，窗上有木做的柵欄。這可糟了哪，別有什麼蹊蹺罷。想到這，女人急得哭起來了。

老德踏進中間那間屋子，就聽見有女人的哭聲。

『誰？』聲音確乎是從隊長房裏出來的。『怪啊！』

『你到什麼地方去了！快給我開門，快給我開門！』誰料到是姐姐兒的聲音呢。

老德心裏又慌又糊塗，幸而鑰匙就放在鎖眼裏的，立刻打開了。

『你怎麼會在此地的？……我可別是在做夢……』

『……………』

『不是做夢呢，』其餘的人早躡手躡腳地進來了，等老德一進房，林生搶上去又把門關上了。這可把裏面的人嚇了一大跳。『隊長你怕們在墳裏受了涼，所以特地把屋子借給你們——可別把被單弄髒了哪……』

